

南方

人物周刊



九十李泽厚 情与理

本刊记者 卫毅

P56 文化

埃尼奥·莫里康内
他用音乐创造了
电影的灵魂

P64 明星

蓝盈莹
我想让自己的一生
过得有选择

+

P36 社会
被“糖”砸中的
五万分之一

中国邮政发行业务受理 南方周末 出品
ISSN 1672-8335
2.00
771672833203



不啄跃不成卓越
NO CARVE NO EXCELLENCE

不阅读不知阅读的乐趣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于2004年，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历史留存一份存档为己任，旨在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报道人物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创刊十余年，已成长为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家庭读物的首选期刊。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邮购订报



零售订报

SOUTHERN
PEOPLE WEEKLY
南方人物周刊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614/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2-8335
广告发布登记通知书编号 440100190045
价格 定价10元

主管主办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主编 王巍
副主编(常务) 杨和平
副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卫毅
编辑部主任 周建平
总主笔 蒯乐昊 李宗陶
高级主笔 徐梅 徐琳玲 邓郁
主笔 李乃清 王燕青 黄剑
资深记者 张明萌 邱苑婷
记者 陈洋 王小祥 张宇欣
孟依依 赵蕾 杨楠
编辑 孙凌宇 杨静茹
首席摄影 姜晓明
高级摄影 大食 梁辰
图片总监 方迎忠
视觉总监 舒格
资深图片编辑 郑洁
资深校对 赵立宇
资深美术编辑 陈志彤 卢俊杰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邮编 510601
传真 020-87370368
E-mail renwzk@163.com
北京联络处 13910128123
上海联络处 13661513938
广州联络处 020-87371912
成都联络处 028-86981533

本刊部分图片由 Getty / VCG / IC / Fotoe / Panos / Osports 提供

版权声明:

南方人物周刊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

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收费标准如下:

- 1、单篇文章转载使用:500-1000元/千字;
 - 2、单张普通图片或图表使用:1500元/张以上;
- 被授权的具体作品价格根据上述收费标准协商确定。

法律事务与版权合作 电话:020-87001145
E-mail yjyfnzm@126.com

总经理 姚伟新
副总经理 孟登科 杨子
总经理助理 王海荣 袁宇 李佩佩
特别顾问 杨昌玉

运营中心华东区总经理 王海荣(兼)
成员 董一扬 王理晖 张艺颖 徐斌

运营中心华北区总经理 李婷
副总经理 邓媛元
成员 张津阁 于琦 过申祥 刘晓梅 王婷婷 张浩森

运营中心华南区总经理 袁宇(兼)
成员 廖颖 韦秋萍 陈晓微 余希桐 张力
梁嘉敏 江喜 柯晓露 徐子敬

运营中心西南区
成员 李勋 曾宪实 侍玉宝

品牌中心
总监 李佩佩(兼)
成员 凌亚 林周 黄河颂 魏运星 蓝鑫焱 王琳
郑永金 陆谢涛 刘籽欣 肖亮

全媒体服务中心
总监 谢仟辉
成员 华东 刘璇 邱晓艺 钟楚楚 董颖 洪梦玥 朱奇瑞
华北 陈婷 任亚强 王明明 裴益玄
张薇 刘畅 赵宇川
华南 袁斌 何倩仪 莫燕 刘烨
黄垚瑶 吴双 况娟
西南 高泉
商业内容小组 柯玉圆 郭莹 曾晓君

销售管理部
总监 黎文渊
成员 华东 张思韵 华北 项子琪 华南 刘金鑫

广东南方数媒工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崔泽华
网络总编辑 肖华
首席技术官 蒲凡

内容部	技术部	运营部
副总监 陈雅峰	总监 张础杰	总监 吴水洁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46-118 国内发行
发行总代理 广东南方周末报系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金城

服务热线 020-87385907
网上订阅 <http://nanfangzhoumo.taobao.com>
联系电话
广州 020-87385907 北京 010-59540392
上海 021-20357389 成都 028-86761177
发行传真 020-87394390

各地购买事宜请与本刊当地发行商联系

沈阳:沈阳铁路书报刊发行公司图书部 024-23910600
大连:大连环渤海书店 0411-84603076
长春:吉林东联传媒有限公司 15004317981
郑州:河南宏达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0371-86063992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82055155
烟台:海天书店 13205351986
石家庄:石家庄兵行天下书店 13613319399
成都:尚和书店 028-86667805/83333009
重庆:弘景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3-86061012
尚和书店 023-8635961
昆明:尚和书店 0871-64122816
贵阳:尚和书店 0851-5661974
太原:尚和书店 0351-7088915
南宁:尚和书店 0771-2624534
桂林:尚和书店 0773-2834966
柳州:尚和书店 0772-3180862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755-82430796
武汉:明知书店 027-85497847
长沙:友友书店 0731-82252951
尚和书店 0731-84411600
合肥:文华书店 0551-64688028
南京:南京晟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5-83717979
温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7-86057222
江西:江西省华文书店 0791-8592424
新疆: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甘肃: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0
江苏省邮局:025-85406711
陕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029-87415811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本册印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 <http://www.nfpeople.com>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outhernpeopleweekly> 
腾讯微博 <http://t.qq.com/southernpeopleweekly> 



官方APP
直接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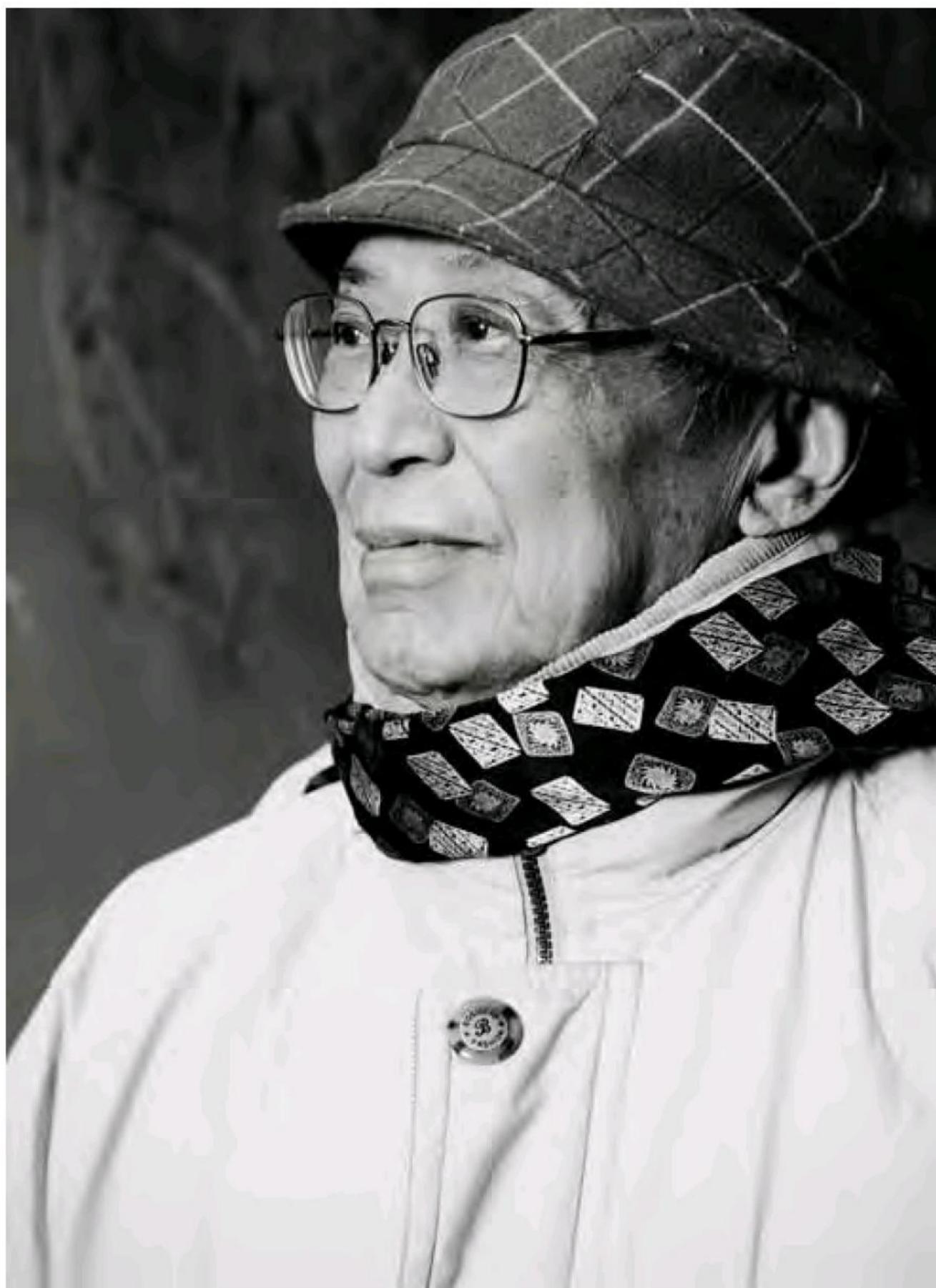


微商城
直接扫描二维码



订阅Kindle版
直接扫描二维码

CONTENTS 目录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4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李泽厚的情理世界



36 SOCIETY 社会
被“糖”砸中的五万分之一



56 CULTURE 文化
埃尼奥·莫里康内
他用音乐创造了电影的灵魂



46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低调的高考镇



64 STARS 明星
蓝盈莹
我想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有选择

04 VIEWPOINTS 世界观

72 SUPPLEMENT 后窗

80 COLUMNS 专栏

从没有真正意义的“置身事外”

本刊记者 陈洋

做完《外贸工人的晚春》不久,我拿到了“应届毕业生就业”的选题。鉴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and 高校毕业生彼时已被并列为国家就业关注的两大“重点群体”,这两个选题其实比较像。最直接的相似点在于,二者都遭遇了巨大的就业危机。

当然,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比如4月底外贸工人的故事尚在大部分媒体目光之外,五六月操作毕业生的题时,这一话题已然引发过一波讨论。特别是当杂志社许多实习生自己就面临这样的困窘,这种体会来得更加直接而集中。这也使得我们在采访对象的寻找上,困难会明显小于外贸工人的题,因为他们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圈更近。

但毕业生好找,并不意味着话题操作难度会随之降低。那时,媒体讲述的故事大多是毕业生遇到的困难,我们再做,特别是封面报道,显然无法止步于此。

在做《外贸工人的晚春》时,我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想法,难是肯定的,但除了诉说各自艰难的处境,我们应该再进一步,去了解困境中的人们如何自救,这才是穿透“难”的情绪宣泄后,生活里更常见的表现吧。

所以在做应届毕业生就业的选题时,我也明确了,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撇除官方、非官方

的各种数据披露,难是大家很容易想象的,但我们应该如何突破最表层的“难”,去探讨和展现就业这个复杂话题中更丰富的层次,以及要在一万五千字以内完成文章,我该如何筛选最值得探讨的东西呢?

就业那时候已经被视为“六稳”“六保”之首,这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角色将被卷入到这场有关就业的“战役”中。所以我们的文章就不仅要关注到毕业生,还需要看看这场宏大战役中的各方,比如政府、机构、高校、企业等等,大家是如何做的,各种提振和激励政策是如何落实到一线的,以及另一个关键面向,一线落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这里面有一个纠结的点在于小切口故事往往更好看,比如我只写一个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果足够有穿透力,在传播上效果会更好。而宏观铺展的故事,往往因为点面较多,字数较多,在传播方面会受一定限制。

不过这种纠结并没有持续太久。每篇文章各有其使命,写作者必须抉择。我还是希望能展现一些单个故事无法囊括和触及的地方,更广泛地关注各方也可以让我的报道更立得住。后来,又因为封面排期等了小半个月,也使得报道可以有更长的信息追踪期,某种程度上,可验证的东西更多,也能帮助我看得更真。

比如发稿前去找采访对象更新信息时,就有一个意外发现。5月时,教育部等各部门联合启动的“百日冲刺”行动第二条就是适当扩大“西部计划”等中央基层项目实施规模。在政策精神下,老师们积极宣传,希望借此多消化些就业率,同学们也踊跃报名,各校普遍报名人数远超去年。

而到发稿前一日,7月初,我的采访对象、一位东北高校的老师告诉我,该项目招募并没有沿着他们想象的方向发展。以他所在的学校为例,上报人数是去年的2.5倍,但最后实际拿到的名



2020年第19期封面报道《突围 874万毕业生的就业大考》



6月22日,上海高校毕业生系列招聘活动第二场在浦东新区浦东源深体育中心举行

额只有去年的一半。而另一位参与该项目招募的河北某高校毕业生也从学校老师处了解到,该校今年西部计划的入选人数也被砍到了约去年一半的水平。

稿子在公众号推出的第二天,一条新闻登上了微博热搜,新闻提到“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相关指标的最大亮点在于‘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方面,自主创业的范围加入了开设网店,自由职业的范围加入了互联网营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

这引发了一定的舆论争议。有评论就指出,一方面这确实是在“完善过时的统计指标,建立新型的指标体系”,但另一方面也会因为“缺乏界定标准”、“审核依据较为简单”等原因给部分高校开了制造虚假就业的“口子”。

这也符合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指出的,灵活就业(包括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其他灵活就业三项)占比这些年一直在呈上升趋势,2003年仅有4%,2017年已经超过18%。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选择更多样化的同时,也反映出近十几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的上升,特别是就业质量的下降。

当晚,我看到了一个即将毕业的实习生的朋友圈,她转发了一则题为“严查!教育部对高校

毕业生就业数据出手”的新闻。新闻提到,在6月中下旬部署全面开展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核查工作后,教育部近日又印发通知,决定严格核查各地上报的就业数据。这位实习生在转发语里写道,其所在北京某985高校最近就出现了“拉群指导学生如何填写自由职业”的现象,并要求学生“把自由职业编得像一点,方便应付电话回访”。从师兄师姐那里,她了解到这种现象并非今年才有。

再难的关也要渡,有的人只对数据负责,但数据背后是毕业生们真实的人生。从上到下,每个环节都有其难处,这毋庸置疑,但无法回避的是,应急策略只是将问题暂时缓解,被搁置的问题并不会凭空消失,相较于脚踏实地、埋头努力,遮蔽是条捷径,但该来的坎,迟早还会来。

或许有人会说,各自人生,冷暖自知,无人应对别人的人生负责。但事实是,在这个宣称“悲欢并不相通”的世界,人人都自以为是旁观者,直到你发现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置身事外”。主角轮流当,这个社会没人能靠侥幸一直独善其身。

2020年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无法抹平的烙印。对于这届毕业生来说,更是一段无法单靠鸡汤消解的特殊经历。值得反思的地方还很多,这也是他们的故事值得记录和回望的原因。 

优衣库逆势上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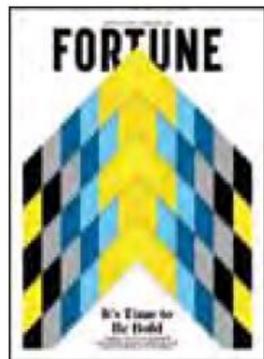
疫情之下，全球服装产业是冰火两重天，一些欧美大品牌因此倒下，比如 J.C.Penney、Sears、Neiman Marcus 等等，而在亚洲，因为疫情得到有力防控，零售业恢复较早，受到的影响小很多。日本首富、服装品牌优衣库所属迅销集团的老板柳井正，因此成了疫情的受益者，他的财富从 3 月份以来增长了 92 亿美元，目前已经高达 289 亿美元。日本和中国是优衣库最主要的市场，全球 2200 家店铺有 75% 位于这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的防控措施非常有效，经济生活基本恢复正常，购物者已经重新回来了。迅销旗下还有 Theory、Helmut Lang、J Brand and GU 等品牌，但优衣库占了营收的 80%。1 月份的时候，优衣库因为疫情一度关闭了中国一半的店铺，但 4 月份已经全部重开。在日本，40% 的店铺在 5 月份时也一度临时关闭，但目前也都已经重开。6 月份，优衣库还在东京的银座和原宿分别开了一家新店。优衣库逆势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推出了风靡一时的口罩 AIRism。



【美】《福布斯》
(亚洲版)7月6日



【英】《观察家》
7月4日



【美】《财富》
6月23日

“黑命贵”强化黑白叙事

我妈妈是出生在加纳的黑人，我爸爸是英国人，如今，我妈妈生活在苏格兰的佩思郡，是村子里唯一的黑人。成长于 1990 年代，我依稀记得那个时候有非白人是不是英国人的讨论，不过很快，多元种族共存成了压倒性的价值观和事实，其间涌现出很多社会企业，鼓吹人们通过文化和种族身份来互相了解。它们拿着政府的资助或大众的捐款，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业已存在的隔阂和不满，因此有人不遗余力地扩大这种分歧而不是试图缩小。“黑命贵”运动也是如此，它不断强调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把社会分化为截然对立的白人叙事和黑人叙事。很多黑人有浓重的受害者心理，这会导致阴谋论，把别人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看成是种族偏见和歧视的信号。

美国离无现金社会还有多远？

美元诞生于 1776 年，比美国宣布独立还早。到了今天，现金支付是仅次于信用卡的美国第二大支付方式，手机支付等无现金支付方式仍然不是主流。而在疫情之下，现金支付存在着交叉感染的风险，而且棉质的纸币比塑料或金属质地的银行卡更容易沾上和携带病毒，这对无现金支付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美国离无现金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最近，纽约、费城、旧金山等城市都通过了法律，禁止商家拒收现金。因为美国还有成千上万人没有银行卡，有的是不愿意用，有的是申请不到，目前美国有 6.5% 的家庭是前一种情况，18.7% 的家庭是后一种情况，其中有不少是穷人和有色人种，如果全面推行无现金支付，这些人要怎么办？另外，现金支付有助于保护个人隐私，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现金支付小费和礼金，这样更有仪式感；而且，用哪种支付方式归根到底要由消费者说了算，不让用现金等于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因此有人认为，强推无现金支付是一件很危险和需要警惕的事情。



责任，从不因身份设限 他们，以行动定义先锋



王振耀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国际公益学院创院院长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国际慈善家论坛研究员



黄晓明

演员，明天爱心基金创始人



陈凯旋

广州九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陈越光

医药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开枝

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陈数

演员，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理事及梦想先锋



陈坤

演员，“行走的力量”发起人



王仁荣

百威亚太首席法律及企业事务官，
联席公司秘书

他们是明星，是企业掌门人，是NGO发起人，是社会责任研究者

他们身份各异，却因责任产生交集

他们是历届 **“责任先锋”**

扫码见证
他们的责任之路



2020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
新一届“责任先锋”揭晓在即

7月31日相约广州，共同见证！



一位美军女兵参加训练 图/Dacotah Lane

美国首位女特种兵

朱江明

近日，美国军方一名消息人士透露，陆军首位女性绿色贝雷帽预计将在数周内毕业。陆军司令部发言人洛伦·拜默中校说：“这不是我们现在愿意讨论的话题。”并指出，女兵仍未完成全部训练。

但是消息人士透露称，这名女性其实已经完成了全部课程，并且可以确定她的成绩不错，肯定可以毕业。同时还有消息透露，这名女特种兵是来自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志愿者，她不仅通过了残酷的选拔，还完成了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著名的 Q 课程，并且将会加入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也就是电影《第一滴血》主角兰博所在的单位），成为正式队员。

这是美国国防部自 2016 年向女性开放所有特种作战职位以来，美国四大军种第一位正式的第二级（Tier 2）特种作战女兵。可以说这是美国女性平权运动一次巨大的胜利。尽管美国女性已经加入了多个极度危险的一线作战单位，如担任美国海空军的战机飞行员和陆军武装直升机操作员等，然而特种部队却长期是女兵禁地。

与之相比，中国近年来组建了不少女子特战单位，不仅陆军各特战旅中均有女子特战连的编制，海军陆战队也早就有女子特战侦察营，而武警最高级别的反恐单位猎鹰突击队从 90 年代开始就有女子特警队的存在。为什么美国的女兵直到现在才出现真正的女子特种兵呢？

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此前国防部规定，禁止

女兵参加特种部队的基础选拔，所以从程序上，女性根本没有机会加入特种部队。其实这个规定的历史并不长，早在1980年，美国陆军曾有一位女性顺利通过特种部队选拔并完成了Q课程。这位震古烁今的美国女性名为凯特·怀尔德，1978年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的第五特种部队小组中担任情报官，于是开始了解到美国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选拔制度。

她惊奇地发现，当时美国陆军关于特种部队的法规中并没有任何禁止女性参加的条款。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女性参军普遍还在支援单位，连上前线的可能性都不大，自然也不会有人想加入特种部队，国防部自然也没想到要写明禁止女性参加。而怀特本人在1970年学生时期曾参与美国女性平权运动，是一位标准的女权主义者，现在发现了规则上的漏洞，这位女英雄就决定去参加特种兵的选拔。

凯特参加选拔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取女性平等权利，她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担任情报官之前，她曾在美国陆军空降学校训练并且获得伞降资历（她也是第一位获得空降资格的美国女兵），空降资历章是参加特种部队选拔的入场券之一。与此同时，由于怀特在特种部队情报支援单位，因此对特种兵的训练和选拔制度非常了解，所以她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前准备。于是，凯特大姐自信满满地去考特种兵了。尽管她是出类拔萃的女兵，但是在男性绝对主导的特种部队团体中，这仍旧是非常困难的。

既然没规定女性不能来，怀特自然可以据理力争，她甚至跑到五角大楼争取自己参加特种部队的权利，最后军方决定让她参加选拔。显然，怀特只要在选拔中有一点点不如男性的表现，考官都会立刻把她踢出去，她却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所有选拔项目，成功获得参与Q课程培训的资格。

在长达一年多的特种部队战斗员培训中，凯特不仅没有得到特殊的照顾，甚至还会被额外挑剔。教官甚至单独要求她在夏天高温情况下，背着背包在山间跑步，其目的就是希望这

个女人知难而退。

可惜的是，即便凯特扛下了所有挑剔和折磨，在课程的最后部分战术对抗中，考官仍故意给了她不及格的成绩，让她无法顺利毕业。由于怀特的据理力争和不断申诉，甚至惊动了美国陆军高层。最终怀特通过复核程序拿回了属于自己的特种部队战斗员训练资格证书，但她并未成功加入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拒绝了这位女性合格成员，随后美国陆军也修改了条例禁止女性参加特种部队选拔。

凯特在成功拿到毕业证后去了情报单位继续服役，最终以中校军衔退休。虽然未能加入特种部队，但是由于凯特完成了Q课程的培训，她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拥有特战资历章的女军官，因此她可以将特种部队战斗员的资历章别在自己的军服上。凯特·怀尔德是如此优秀，却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止步于特战资历，而未能进入特种部队服役和战斗，这不得不说是她终身的遗憾。然而现在这位通过选拔和课程的优秀女战士却几乎可以确定能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绿色贝雷帽女性成员。

回到此前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甚至北约军队女性要加入特种部队如此困难呢？中美两国在女性特种兵的定位方面有着巨大的不同，美国特种兵就是特种兵，男女没有任何区别，必须能够执行同样的任务，并且必须混编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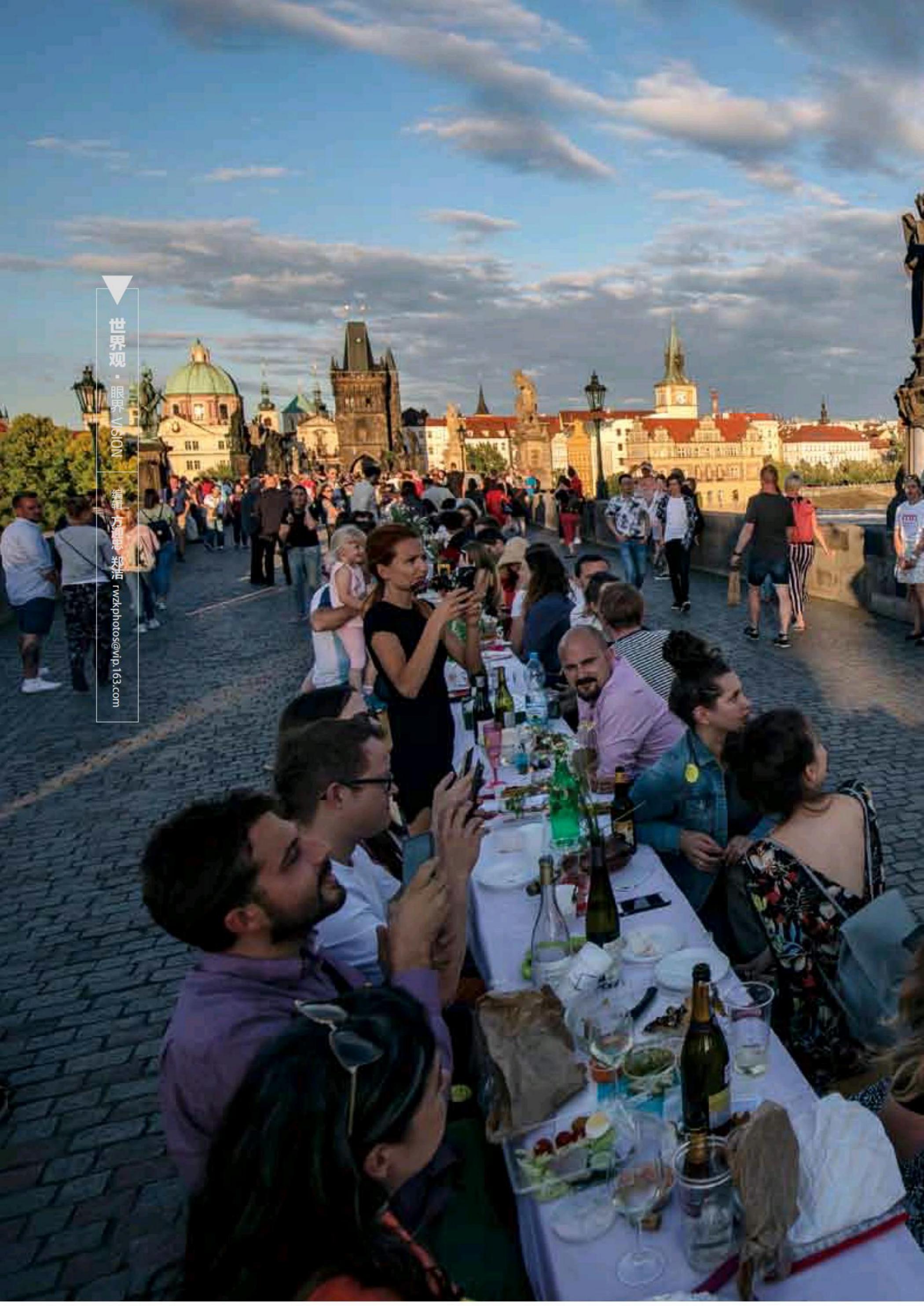
由于美国是混编使用，所以美国女性加入特种部队必须达到和男性同样的考核标准，而女性天生体能和身体素质就不如男性，要达到跟男性同样的考核标准十分困难，所以自2016年开放选拔女性以来，迄今为止只有四名女性通过了选拔，完成全部课程更是只有一位。

在阿富汗的反叛乱作战阶段，美军也选拔女性加入名为女性接触小组（Female Engagement Teams 简称 FETs）的特殊情报运作单位，接触阿富汗当地妇女，获取情报和拉近关系。一些受过医疗训练的女兵还会为当地女性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这些工作都属于特种部队的特殊情报运作任务。



世界观 · 眼界 VISION

编辑 万维华 郑浩 rwzkphotos@vip.163.com





捷克

6月30日，布拉格，民众在查理大桥摆了500米长的桌子，庆祝夏天到来。受邀民众带来酒水和食物，现场还有杂技演出。

图/Gabriel Kuchta



肯尼亚

7月2日，肯尼亚图尔卡纳县，蝗虫肆虐。据当地媒体报道，2019年底发生在东非和红海地区的蝗灾持续蔓延。新一代蝗虫潮正在侵袭肯尼亚西北部地区图尔卡纳，这里是肯尼亚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如果蝗灾持续下去，该地区的人们将面临粮食短缺问题。

图 / 人民视觉



▼
世界观·眼界 VISION

编辑 方迎恩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李泽厚的情理世界

他跟杨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有的书读一遍等于没读。有的批评者，可能一遍也没读过，尤其是近年所作。从1950年代到现在，他有过太多的批评者，依次登场。但李泽厚却愿意将这几十年简化为两件事：看书和写文章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编辑 雨僧 rwyz@126.com

2020

2020年的春天，理性的李泽厚，在某个时刻，陷入了感性的情境。“春风三月，凭窗远眺，但见白雪罩顶的洛基山脉，再也看不到那满山红艳的杜鹃花和金黄色的遍野油菜花了。怅何如之。”这是他为一本选集的序言写下的一段文字。他身处博尔德——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他已在此地居住多年。在洛基山脚下，他想到了故乡湖南。

博尔德已经有七十多人因新冠肺炎去世，对于只有几万人的小镇来说，比例太高。2月的时候，李泽厚在家做平衡运动，摔伤了腰椎。很快，疫情蔓延了整个美国。他年事已高，担心去医院治疗时感染病毒，“我这个年龄，要是感染了，肯定没命了。”

他一直待在家中，看着窗外，从冬天到春天，再从春天到夏天。这样的感觉并不好。他在几年前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眼睛也越来越差，身体还有一些别的毛病，这多少会影响心情。他说话有些吃力。在越洋电话中，我们聊了多次，才完成了此次访谈。他的头脑惊人地清晰，但时间不长，就能听到电话那头逐渐急促的呼吸声。这时，我们会停下来，第二天再谈。我提出两次访谈之间能否间隔几天，好能够让他没有这么疲惫。他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说拖得太久，会让他一直有心理压力。他是急性子的人。

北京时间临近中午，博尔德时间正是晚上。谈及的话题在千年间穿越，也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好几次，在第二天访谈的时候，他会说，昨晚聊完之后，精神太兴奋，要吃双倍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一直靠安眠药生活，家里有十几种安眠药，视失眠程度而使用。有的安眠药药性很强，几乎可以说是麻醉药。他早上起得晚，有时一天吃两顿饭。晚餐时间大多在7点。晚上则要在床上躺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前段时间，因为腰伤，他整天躺在床上。现在，他行走仍不方便，努力让自己坐着，担心像许多老人那样，躺久了便再也起不来了。

他并不忌讳谈及生死，他觉得他和许多人一样，在2020年的上半年，都在践行着他的哲学理念——人首先要活着。

中西马

李泽厚在6月13日度过了自己的九十岁生日。他收到了许多祝福。他从不大办生日，只是和自己的太太和儿子在家里吃一顿饭，喝几杯上好洋酒。几十年来，都是如此。

即使见面，李泽厚也并不喜欢闲聊，他总是在思考问题。我在2011年初拜访过他在美国的家。他带着我在每一层楼都转了转，到客厅一坐下，马上进入他正在思考的问题。历史与哲学，是打开他精神世界的两扇门。而情与理，是门里的两条交叉路径。

刘悦笛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研究员。2003年他进研究所的时候，李泽厚已经退休多年。李泽厚50年代到研究所工作时，工作证是“哲字〇一号”。那时候哲学所没几个人。

这3年，身体不好，李泽厚没有回国。以往每年，他都会在国内住一段时间，会在饭桌上和哲学所的一些在职的和退休的同事们聊天。70后刘悦笛是其中的小辈。他们聊得投缘，有时候单独见面会把一整瓶酒给喝了。李泽厚酒量大。

“他是我遇到的在学术对话上最平等的人。”刘悦笛说，“和他聊天的时候，他是这样一种心态：你放马过来，你来批我啊。但是他非常固执，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坚定。”刘悦笛认为跟李泽厚聊天有一种思想的快乐。

2013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刘悦笛到纽约大学访学一年。2014年元旦，他和朋友开车横穿好几个州，来到李泽厚位于博尔德的家。他记得李泽厚的夫人做的特别好吃的以色列风味饭菜，还有李泽厚家屋后的四棵松。“其实是三棵半松，有一棵松是断的。”刘悦笛说，“冯友兰有三松堂，我就说，你这应该叫三松半堂。”

那几天，他们都在聊天。哲学家是他们聊天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那些被视作李泽厚对手的哲学家，比如牟宗三。“牟宗三是他一个主要的对手。再往前，他的很多观点是针对王阳明的。500年来，心性学说主导中国传统思想界。李泽厚一直反对这样的状况。当然，有人说李泽厚是当代王阳明，这个说法会让他高兴。”



2011年,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小镇博尔德家中
图/本刊记者 卫毅

在李泽厚看来,心性学说只是一部分儒者的追求,不能代表中国整体的智慧。他的思想不是建立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上,他愿意面对更广阔的生活。刘悦笛认为李泽厚能代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的一个倾向。“儒学传统、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在他这里都有体现。”这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个说法——打通中西马。

“有人觉得怎么能把中西马都结合在一起,这是吹破天下牛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李泽厚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刘悦笛说,“这是我对他的思想定位。”

读者

与许多人一样,刘悦笛是在高中读了《美的历程》。读大二的时候,老师推荐他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我的哲学入门书,也是理解李泽厚哲学的关键。”

李泽厚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早,读中学时,看了周建人编译的《新哲学手册》(大用图书公司,1948年版)。手册选取了英国人朋斯(Emile Burns)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中的“马恩哲学精义”部分,命名为“新哲学”。他受影响最深刻的是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费尔巴哈章”,它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此章晦涩难读,李泽厚说自己是硬着头皮啃下来(以后也多次研读过),并完全接受了其中的观点,至今没多少根本上的改变。他觉得比较起来,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较高。从一开始,自己的实践论与唯物史

观便不可分割。直到现在，他仍坚持认为制造—使用工具的群体实践活动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这也就是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制造工具、科技、生产力和经济是自古至今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他认为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硬核（hard core），是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50年代参与到美学论争中时，他的美学观点被称为“实践美学”。

李泽厚在思想上早熟。苏州一中的教师杨斌发给我几张李泽厚中学作文手稿复印件，大多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就。其中一篇是《反东坡晁错论》。16岁的李泽厚在作文中写道：“魏征有言：‘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其君。’鲁人不用孔子，孔子行；故大丈夫行事，宜再三择之而后可，非聪明睿智之主，则不能舒我才，而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何复倦倦于此哉？”这样的文字出自中学生之手，令人惊叹。李泽厚的母亲曾拿他的作文给别人看，别人以为这是大学生所写。

正在修订《李泽厚学术年谱》的杨斌，很多年前只是李泽厚的一位读者。他在苏北灌南中学的阅览室里读到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时，被其文字所吸引，“非常喜欢这样的文字风格。”杨斌开始想方设法找李泽厚的书来看。后来，已调到苏州一中的他看到了李泽厚和陈明的对谈录《浮生论学》，里面谈及许多个人经历，让他对李泽厚越发感兴趣。他产生了和陈明联系、了解李泽厚的想法。陈明当时是《原道》杂志主编，杂志上有编辑部电话，杨斌照着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正好是周末在办公室加班的陈明。陈明很忙，说，我把电话给你，你直接跟他讲吧。

杨斌不敢拨这个电话。“我跟他距离太远，也不了解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我这么一个普通读者对话。”

电话在杨斌手上一放就是五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大概是“有段时间嗓子不好，没有上课，比较无聊”，他鬼使神差地拿出那个放了五年的号码，拨了出去，那是他第一次打越洋电话。李泽厚在电话里问他，你是



李泽厚少年时的小楷作业

谁？杨斌说，听李先生的声音很年轻啊，跟年龄不相称。“他一听这句话就很高兴，笑了。他说，你觉得我的声音很年轻吗？我说是，真的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他这么一说，我就很放松，距离就拉近了，没有那种隔膜感。就像熟悉的人一样，聊起来了。”

李泽厚2009年回国的时候，杨斌正好去天津出差，办完公事，到北京见了李泽厚。李泽厚带杨斌进书房，让他挑一本书，他挑了一本《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是他没有的书。那次始于下午3点的聊天，李泽厚原本打算聊一个小时，结果聊了3个小时。这让杨斌感到意外。

我几乎有同样的经历。第一次采访李泽厚也是在2009年某个下午，同样是3点开始，原本计划聊一个小时，结果一直聊到晚上8点半，大家都完全忘记了吃饭。李泽厚看重年轻人和学界以外的读者。

聊天的地点是社科院宿舍。在80年代，李泽厚工作的社科院哲学所有三百多人。“那是社

科院最鼎盛的时候。”刘悦笛说。如今社科院哲学所一百多人，李泽厚的学生赵汀阳还在那儿工作，已是学部委员。

李泽厚并不要求学生读自己的书，他们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李泽厚并不赞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赵汀阳在《天下体系》导论中表达了对李泽厚“西体中用”的不同看法。这在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中并不多见。这次采访李泽厚，他说，不必再采访他的学生，学生们对他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过去，未必知道他有哪些新想法。

广东江门的马群林是近年与李泽厚交往最多的人。李泽厚的字写得潦草，许多人认不出来，马群林是少数能辨清李泽厚笔迹的人。马群林说，李泽厚总是一个人埋头于自己的写作，在外人看来完全可以请家人帮的小忙，如用手机拍照，他也拒绝，都是一个人单干。

李泽厚的国内稿费由马群林保管。马群林曾帮助李泽厚编辑青岛版《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十几万的版税，李泽厚要赠予他，他坚决不要。近几年，李泽厚已从稿费中送给别人好几万。“我年纪大了，这些钱对我已毫无意义。”

1979年上大学的马群林说自己是“新三届”，李泽厚对他们那几批大学生影响太大。80年代，如何兆武所说，李泽厚“几乎是独领风骚，风靡了神州大陆”。

马群林近年编选了几部李泽厚论著，全程参与了李泽厚近年一些著作的出版，但他们从未谋面，只打过几次电话，平时主要是通过邮件、微信联系。

在马群林看来，李泽厚不拘小节，乐于助人，友善真诚。“你提的意见、建议只要好，他都会重视、采纳，不管你是教授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但马群林又说，李泽厚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他不会迁就和讨好谁，讨厌虚伪和不诚实，直道而行，极具个性（有人说是“特异”性格）。

李泽厚不愿谈自己的经历，马群林偶尔问及，“他就用几个字回你，或者默不作声。”

杨斌在为李泽厚编撰年谱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序言由谁来写？杨斌根据平时和李泽厚的交谈和理解，认为请李泽厚的朋友和学生写都不太合适，因为他们只能说好话，而在编撰年谱时，李泽厚多次表示不要引用学生对他的评价，那样不合适。杨斌最后用了学者贾晋华的文章作为代序。贾晋华序言的部分文字来自于她的《〈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中的李泽厚》。《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的中国哲学论文由汉学家安乐哲撰写。他在论文中介绍了九位中国哲学家。李泽厚的篇幅是其中最长的。

邓德隆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也是李泽厚的“粉丝”，被李泽厚认为聪明绝顶。他能大段背诵李泽厚书中文字。杨斌和他一起编写了《李泽厚话语》。邓德隆在给安乐哲的一封信中写道：“学界谈儒家哲学或思想，学者们往往将之等同于古代。实则儒学一直处于消化吸收外来思想后不断前行的动态之中。汉儒消化吸收道法、阴阳家，宋明理学消化吸收了佛家，李泽



1985年，钱学森（中）与李泽厚夫妇在北京和平里九区1号



厚先生吸纳了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等外来思想后，开出了第四期儒学，从而使儒学在全球化、大生产的时代，再获新的生命力——为人类的普遍性注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在李泽厚浩如烟海的话语中，邓德隆特别看重“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消化吸收了基督教两个世界的传统，以永恒的宇宙（中国人的“天”，自然山水为其代表符号）代替永恒的上帝，从而将一个世界观的中国文化注入了在西方只有另一个超验世界才有的神圣性。

邓德隆在对李泽厚的评价里提到了杜威。刘悦笛在和安乐哲的交流中也认为李泽厚像“中国的杜威”。李泽厚并不认为自己像杜威。“杜威讲实用主义，有用就是真理。我的看法并不相同，我讲的实用理性反对的是西方的先验理性。”

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次“李泽厚学术思想

研讨会”上，与会者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李泽厚像谁？”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角度来说，有人认为他像卢卡奇；从对80年代的广泛影响来看，有人认为他像萨特；以“思想黯淡时期寥落孤星”作比，有人认为他像阿伯拉尔……如此等等。有意思的是，当李泽厚的思想进入《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评选的时候，他经历了和法国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的一次“PK”。一位西方评委认为，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和布尔迪厄近似。

推荐人之一顾明栋认为布尔迪厄“主要用的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审美的阶级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李泽厚“主要用的是人类学和历史心理学的方法，探讨‘人类如何可能’和‘人的审美意识如何可能’等问题，得出的是文化积淀的理论”。

最后的结果是，布尔迪厄的文章落选，李泽厚《美学四讲》第八章“形式层与原始积淀”



左图:2000年,李泽厚与弟弟和三位共祖父母的妹妹
右图:1997年,李泽厚与北岛、刘小枫、甘阳、林道群、罗多弼(从右到左)在瑞典

入选这部最权威的文论选集,李泽厚的名字与两千五百年间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内的148个名字放在了一起,他是其中惟一的中国学者。

知行

刘悦笛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与李泽厚一致。李泽厚奉行知识人古老的准则——知行合一。“他最赞同的是梁漱溟,梁漱溟是知行合一的。”

在刘悦笛看来,如果一个儒者只是在书斋中做思想分析,与王阳明那种行走天下的人,和朱熹那种到处普及他思想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李泽厚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和现实的契合。”

从50年代到现在,李泽厚思考过每一个时



间点上出现的问题。“他并没有偏离主流,”刘悦笛说,“他晚期的思想更是中国可以提供给世界的思想,尤其是情本体思想。情本体并不是唯情主义,一切以情为高,不是唯情是举,而是情理合一。情本体讲的是以理性为主导,其实讲的是中国人的情理结构。就像中国人现在办事,讲的还是合情合理。”

刘悦笛和李泽厚在伦理学上有许多探讨。他们的谈话整理成了《伦理学杂谈》。对谈文字中,李泽厚一直表现出他的理性。但在最后,说到历史和人生时,李泽厚变得深情起来。他说,“佛知空而执空,道知空而戏空,儒知空却执有,一无所靠而奋力自强。深知人生的荒凉、虚幻、谬误却珍惜此生,投入世界,让情感本体使虚无消失,所以虽心空万物却执着顽强,洒脱空灵却进退有度。修身齐家,正心诚意,努力取得超越时间的心灵境界——这是否就是‘孔颜乐处’?”

“他讲历史的悲欢离合的时候,经常感叹宇宙的无限,人生的无常。我们的对话如果荟萃为一本书,他说题目就叫《论命运》。他觉得哲学就是应该研究人类命运。他讲这些的时候,其实是讲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不是个人的小悲小喜。他一直讲要从大我到小我,他的感叹有深邃的历史感,这是一般人很难企及的。他讲人类理性神秘的时候,一般人很难理解。理性怎么能神秘呢?可是宇宙为什么就在那里?这就是一种形而上学,但却是审美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刘悦笛说。

最近关于李泽厚著作权的问题,忽然成为一个新闻话题。刘悦笛介入其中,帮李泽厚发声明,请律师。最后,李泽厚撤诉了。“他遵循情理结构去做事,把握这个‘度’,讲这个‘理’,最后还有‘情’,”刘悦笛补充说,“在版权这件事上,他的‘情’多了一些。”

李泽厚重情。在向我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刘悦笛举出的一个例子是一部电视剧,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他身上有中国古典的东西——义。我们都喜欢看一个电视剧《新世界》,孙红雷演的,其中的那种兄弟义气,如今是难以看

到了。”

情义的一面还体现在他和女性的关系。“他年谱里的记载非常有趣，某年回国，会会朋友，特别是女朋友们。”刘悦笛笑了，“年谱里有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非常生动。”

编写年谱的杨斌告诉我，这段文字来自李泽厚1993年写的《北京行》。那时他刚到美国不久。“这些都给李先生看过的，他没让删，我就没删。”

在马群林眼里，李泽厚迥异于同时代的学人，非常开放多元。他在编选《李泽厚散文》时，特意摘编了“情爱多元”一篇，其中很多观点是80年代讲过的，放在现在，仍然很“猛”，很多人怕是无法接受。

这让李泽厚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并不在意别人谈他受争议的部分。他在对话的时候，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时，他反而有更多谈话的欲望。许多人告诉我，要想跟李泽厚聊得长，就要这么做。

李泽厚推崇康德所说“人是目的”。他的学说强调“人”的存在。他在近期和刘悦笛的聊天中，将哲学分成有人哲学和无人哲学。比如，他们会聊到，西方强调自然环境保护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李泽厚则说，我就是人类中心主义，那又怎样。他几乎从不会被人说动，越说他越坚定。朋友们建议他改动一些文字的时候，他的话几乎成了口头禅——“我一字不改。”

李泽厚很喜欢“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这是儒家勇气的一面。这种勇气贯穿了他置身其中的历次论争。这些论争写出来便是一部足够精彩的当代史。

在旁人看来，李泽厚的经历足够丰富，但他不愿意说太多。杨斌最开始给李泽厚做年谱时，他是反对的。他觉得这事做不成。杨斌还是做出来了，修订的书稿已经增补到几十万字。

李泽厚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他跟杨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有的书读一遍等于没读。有的批评者，可能一遍也没读过，尤其是近年所作。从50年代到现在，他有太多的批评者，依次登场。但李泽厚却愿意将这几十年简化为两件

事：看书和写文章。哲学家大概不乐于留下传记。海德格尔也说，我出生，我写书，我死了。

手稿

杨斌在不断地挖掘着李泽厚更多的资料。比如李泽厚和武汉大学教授刘纲纪的通信。李刘两人交往多年，几十年间，有两百多封书信往来。杨斌觉得这其中记录下来的价值。他课余时间去武大，住在招待所里，将刘纲纪保留的信件复印带回，又从李泽厚那里得到另一方的信件。他像考古一样，将数百封信辨认年月和笔迹，录入电脑。这些书信已经整理好，但迟迟没有出版，因为里面涉及到对很多人的批评，李泽厚不愿改动，这事就搁置下来，他觉得要出版就完整地出版。

刘悦笛在李泽厚家看过很多手稿，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的手稿，他觉得可以整理出来，作为资料出版，让读者看到他思想成熟的过程。李泽厚不同意，他说，已经把这些手稿烧了。大家觉得不可理解。李泽厚认为没必要留下这么多手稿，就如他认为出全集没必要，选集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疫情，杨斌现在可能在美国。他跟李泽厚说过多次，希望到他家里拜访。他特别想在李泽厚家里看到他的一些手稿。李泽厚还是同样的说法，他把这些东西都烧掉了。三年前，在上海，李泽厚倒是给过杨斌一些手稿，包括他1960年代初下放劳动时写的一些劳动计划和总结的手稿。“我不相信他把手稿都烧了。”杨斌说。

马群林曾向出版社建议，将李泽厚的书信手稿收集整理出版，出版社也极有兴趣，但李泽厚让他收回这个建议，认为搞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他决定不做的事情，是不可能推进的。”

刘悦笛尊敬李泽厚，多年来与之边论辩边追随着他的思想，但没有把他当圣人。“他是我身边的思想家。有大胆、大才、大识和大力。”刘悦笛说。“我不觉得世界上有圣人，甘地像现在也被拉倒，孔子也不会称自己圣人的，一个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人，才是完整的人。”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叩寂寞而求音

——对话李泽厚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编辑 雨僧 rwyz@126.com

“西体中用”是我80年代就提出的，是针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我讲的“西体”，讲的就是“吃饭哲学”。吃饭你靠什么，日常生活你靠什么？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讲的西体就是要现代化，各种东西各种机器，并不是“用”，而是“体”。这些科技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从西方引进的。科技生产力就是“体”。日常生活就是“体”。只有这样才能活着，才能走向现代化。当然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也能活，但现在大家还愿意活在那个夏无空调、冬无暖气、人无手机、厨无电器的时代吗？也许少数人愿意，那就由他们自己吧

我从来都不信神。命运是自己决定的，不是神决定的。只能自己反思自己。靠神是靠不住的。人们说上帝已经死在奥斯维辛，上帝如果全知全能，怎么能允许希特勒杀那么多人，那么残酷呢。所以我以为到底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

谈往事

☛ 我首先来几句开场白吧，好不好？

☞ 您请说。

☛ 我是多年不接受采访了，这次采访，我的确是犹豫了好一阵，我已经九十岁了，活不了几年了，我想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些朋友讲，我的书，包括几十年的书，现在还有读者愿意看，一直有不少读者热情关注和支持。特别是有出版社相告，我的书在三线城市卖得很好。第一，我当时没想到像《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都是70年代的作品，居然几十年仍卖得不错。第二，哲学是否一定要写得玄奥难懂才能表达？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提出了他们的反对，但他们的书仍然难懂，是否哲学的确需要如此？这是我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讨论。总之在这里，我最后要向读者说的一句话就是：谢谢！这算是告别吧。

☞ 我听了很感动。

☛ 实事求是。最近我身体也一直不好，我二十多岁得肺结核，在五七干校的时候，分到老弱病残组。我的父母都死于四十岁以前，我估计我只能活六十岁，我能活到现在这个岁数，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这也是一种偶然、侥幸。这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是事实。

☛ 作家李洱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应物兄》，里面提到了您，小说中的一部分，他是以1986年您到华东师范大学讲座为背景，您还记得这次活动吗？听说您当时只讲了15分钟？为什么这么短，还有没有印象？

☛ 当时不是我一个人讲，他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一定要我讲，我没有题目好讲，很多人对我不满意，那我也没办法。（笑）

☛ 十年前您也说，早知道当时在大学这么受欢迎，就应该多去。您觉得去得少了？

☛ 我是自我感觉并不良好的人，文章已经都写过了，老重复不大愿意。我觉得我没有太多东西可讲的。很多讲演邀请我都拒绝了。我不像很多人到处讲演。当然，我完全不反对别人到处讲演。

☛ 2014年，您到华东师范大学开了一个伦理学研讨班，又是什么样的契机？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又到大学里去了？

☛ 华东师大的书记童世骏先生是很好的学者，他来邀请。特别是杨国荣教授，几次要我去讲，我答应了四次，一直没去。2014年，第一次讲的时候，我说我是来还债的，因为我答应人家了，我说答应了四次，我就讲四次。

对我来说，那次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将我提出的伦理学整体轮廓（三要点）作了相对集中的论述。我提出问题，让同学回答，然后再发表意见。他们整理出来了一本《什么是道德？》。我的习惯是，别人的话我是一句都不改，我只改我自己讲的。这是我遵循的对话原则，包括《浮生论学》《告别革命》及其他对话。

❶ 您还喜欢用自问自答这种形式？

❷ 对，我觉得对话体裁适合我晚年的表达方式，干脆、鲜明、直接，不必引经据典、搬运资料来仔细论证，不是高头讲章，不为繁文缛节所掩盖。这跟学术界现在的学术规范可能很不符合。我就不管它了，并且以孔孟、柏拉图、朱熹、王阳明作例。

我多次讲过，哲学只是“制造概念，提出视角以省察一切”，属于不同于知识（有客观确定性）和信仰（有主观确定性）的意见（这是康德的说法，我赞成的），而非知识、认识、科学。但并无妨深刻尖锐，常常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问题，不必那么繁琐。说来说去弄得人不知到底说了什么，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文风。

我去年出的《伦理学新说述要》，也是自问自答体，这是我对伦理学的一个简短总结。“新说”是指西方没有，中国也没有的。我把“伦理”和“道德”两个词严格区分。西方有区分，但没有我这样分的，我分得很严格。西方恐怕以后才能接受，现在很难接受。这本小书对我的伦理学三个要点作了扼要阐述，我主要是讲整个伦理学的哲学构架形式，并未落实到伦理学所讲的内容中去。伦理学包括了政治哲学、各种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等等，庞大无边，因之先确定整个形式结构是重要的，它们是研讨这庞大无边的伦理学的前提。

我的伦理学主要是说明，人的道德，从个体来说是教育，教育是广义的，不只是学校教育，你所在的环境就是教育，包括家庭、社会、风俗习惯，这都是教育。印度人用手吃饭，又用手擦大便。在争论清洁问题时，有个印度人跟我辩论，“你们中国人用筷子就很不干净，你



夹的菜有我的口水，我夹的菜也有你的口水，那很不干净嘛”，我也没法说。有些习俗，就转变为外在伦理和内在道德。中国搞儒学的大讲“孝”，先验的“孝”。说“孝”是一种先验的“本性”，抽象玄奥得很，但实际上“孝”是具体的，以前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还这样吗？以前自由恋爱是不道德的，一定要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妇女更没有选择丈夫的权利。1949年之前，在偏远农村，两个人通奸，就得装猪笼里淹死，叫“沉塘”。现在自由恋爱是道德的，反对自由恋爱是不道德的。哪个是先验的呢，讲不清楚了。“孝”也是这样，第一个太太生不出儿子，必须纳妾，这才是“孝”。是“先验”吗？“孝”是很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为和心理啊。

❸ 您好像一直不怕得罪人？

❹ 我在学术上从不考虑是否得罪人的问题。我以为，学术异同也不应伤害私人关系，“文革”中，我不还带酒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做客嘛。我的几个好朋友，许多观点我就明确反对过。我和孙长江、金冲及都打过笔战，但仍然是好朋友。

❺ 您二十多岁的时候，参加跟上一辈人的美学论争，那时候完全没什么顾忌么？

❻ 我没有任何顾忌。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老实讲，主要靠自学，我读了一些书以后，我对

自己有多少分量，心里头有个掂估。我从来不迷信导师。后来冯友兰、胡绳，都想我做他们的研究生，我不干。我觉得至少在人文领域根本不需要什么导师。有导师反而受束缚。你已成人了，自己可以去选择，自己去思考。我总是自己到书本里找答案。其实也可以问老师。学问学问，应该问，但是我这方面很欠缺，所以吃亏不少。我这个人不大愿意跟人交往，这是我最大的缺点。

❶ 从小就这样吗？

❷ 从几岁的时候就这样。这就是个性，个性的偶然性。（笑）

❸ 金庸去世的时候，您写过纪念文章，提到他曾经要给您六千美金，您没有接受，但也没告诉任何人，只一同去金庸处的一个人知道。这篇文章在金庸逝世时引起很大的议论。

❹ 我去美国即任教，收入不菲，中国一般所谓去外国“讲学”大都是“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不必讲课，我当时与外国教授一样必

须正式授课，要开三门课，是“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二者待遇相差甚远。以后陆续受聘，从未失业，生活一直优裕。金庸资助一位朋友三万美金，没用完，退回六千美金给他。他就要把这六千美金给我，这更像施舍嘛。我在香港开会，让我上门去拿，我当然拒绝了，拒绝得很坚决。当时我还寄三千美金给我妹妹呢，我要你这六千块干嘛。我不想为了这六千块而背负上人情债。我坚决不要他的钱。金庸大吃一惊，走的时候，他送我出门外很远。我们都是很客气的，两人都没有不高兴的样子。我说了，谢谢他的好意。我对金庸也一直没有什么意见。我照样参加他的活动，他请我吃饭，我照样去，也仍然谈笑风生，他在安徽还夸奖过我的著作。我们二人并未因此有所疏远，当然本来也不亲近。我以为对我们两人都是小事一桩。

那是90年代，有人算了一笔账，说六千美金可以在中国买房，我笑笑而已。后来他们要把写金庸的文章收入纪念集里面，问我的意见。我说，一个字不改。问了两次，我都这样说。没什么好改的。他身边的很多人都说，金庸对钱特别



1936年全家福，右起：父亲、李泽厚、二姑、祖母、弟弟、母亲。李泽厚说：假使能回到那时，该多好

看得重,斤斤计较。这也不算什么大过,他就是看重钱,这不算什么大缺点。他也不是一毛不拔,他知道好些人说他吝啬,他也不大在乎。

关于金庸这篇文章,本来我是不想写的,朋友再三让我写,但除了赞扬外,我没什么具体事情,就顺便讲了。文章登出来后,很多人骂我。老实讲,我这个人的确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中国有句老话——“批判会上无好人,追悼会上无坏人。”批判会上不能讲人优点,缺点不应该在追悼会上讲。我不大注意这些,违背了大家的礼仪习惯,所以挨骂也就“活该”了。

谈学术

❶ 今年“五四”那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关于“前浪”和“后浪”的视频被讨论很多,您是怎么看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❷ 关于“五四”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这篇被说得很多。另一篇比较短,叫《启蒙的走向》,大家没怎么注意,其实很重要。“五四”七十周年的时候,在北大举行了座谈会,很多人发表了讲演,我也讲了,就是这篇《启蒙的走向》。“五四”的一个话题是启蒙。90年代以后,中国一些年轻学者搬出一大堆后现代理论,反对启蒙。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启蒙。康德讲得很清楚,启蒙就是唤醒理性。“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也是为了救亡,这我也讲得很清楚。有些人批评我,却根本没有看该文。该文一开始就说救亡与启蒙是相互促进的。《启蒙的走向》中还讲过,“五四”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当时火烧赵家楼,打外交部长,只有一个人比较独特,就是梁漱溟,他说这是违法了。还有一点,民国的时候,国民党曾经想把青年节从5月4号改到3月29号,3月29号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那一天,这是国民党想维护他们的党国统一,结果没改成。我们这一代人还记得,你们恐怕就不太知道了。

启蒙催生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以契约为原则。中国以前是没有什么



契约的。但现在有的人讲启蒙又很奇怪,稀奇古怪的都有。我觉得启蒙就是以前讲的启蒙,没有什么其他的启蒙。美国著名学者讲宋明理学是启蒙,能同意吗?为什么我在2004年还提出要启蒙,不要“蒙启”呢?那时候蒋庆他们在搞读经班,不要学校。有的人认为慈禧太后废除科举都错了,但你不废除科举,办新式学校,能有现代化吗?有的人真的信了,进了学堂,不进学校了。结果十年证明失败了,教出来的学生什么都不懂。启蒙是促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启蒙就是欧洲讲的启蒙,就是由理性决定,没有什么别的启蒙。

❸ 您思考过启蒙带来的问题么?

❹ 当然,启蒙的确带来很多问题。前面提到的《伦理学新说述要》里,专门有一节叫“过犹不及”。理性控制一切的话,结果造成理性至上。恶性竞争,贫富悬殊,以个人的名义控制资源等等。结果引出反启蒙反理性的思潮。从尼采开始,一直到福柯、德里达这些人。反启蒙反理性这个思潮很新鲜、时髦,于是就被中国一些人拿过来了。你看,外国现在反对这个,新殖民主义啊,认为这是精英的侵略。于是有的人坚决反对加入WTO,我当时跟这些朋友口头辩论过,

我觉得加入 WTO 对中国绝对有好处。

自然科学不断翻新，因为越做越细，能够提出新意见。人文科学很难翻新，几个结论在那，怎么翻新？所以有的人为了出名，就做翻案文章。国外很多人文学科学者，完全是做翻案文章出名。比如以前说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现在一些学者讲，中世纪也有很多好的啊，哪些哪些很进步啊，做翻案文章，结果就出名了，其实并不正确。又如，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化是自己发展出来的，外来刺激一反应说是错误的，推翻了费正清等人的旧说，其实并不正确。这种所谓翻案创新，无奇不有，例如说现在速度快，时间便短，因此活八十岁不如以前活四五十岁时间更长，宁肯活那四五十岁为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貌似新颖，其实不对，但可以因此而出名嘛。自然科学的翻新一般不会倒退，人文领域则不一定，有些就是倒退。

其实，很多老的理论比新的理论好，并不是越新的越好。我以前就讲过，洛克、康德，比斯特劳斯、施密特要好，要强得多。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翻案正确，有的提供不同视角，大有裨益，如此等等，这就要具体对待了。但现在主要是，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在赶西方后现代的时髦，都是转述、模仿。根本性的创造太少。我讲过当代一些学人有“两大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不能客观分析；二是，喜欢抽象议论，缺乏具体思维。

启蒙有利有弊，但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推动历史前进。史蒂芬·平克写过一本《当下的启蒙》，否定了后现代，从尼采一直批评到了福柯、德里达，结果遭到许多学者的攻击。我却跟平克的想法相当一致。我不同意他的语言本能的想法，但在痛斥后现代反启蒙这个问题上，与他的用统计学材料对尼采等人的责难贬斥，却非常赞同。启蒙没有什么西化的问题，同是启蒙，英、法、美，就并不一样，但总的趋势就是推崇理性。现在中国不是理性太多了，而是理性太少。这方面，我还是康德主义者，理性还是人类的特征。

尼采是怀疑一切，尼采永远有人喜欢。黑格尔说过，年轻人有三个特点：第一，认为一切都应打破，重估一切价值；第二，认为自己最行，是天才；第三，要么是黑，要么是白。年轻人喜欢尼采不奇怪，年轻人总是认为自己最好嘛，都要打破嘛。我觉得二十岁喜欢尼采可以理解，鲁迅也喜欢过尼采，但是，你到六十岁还喜欢尼采，我就觉得值得怀疑了。尼采好，还是康德好？我觉得康德比尼采高明多了。尼采有他的学术价值，但中国的一些学者把尼采捧成圣人似的，碰都碰不得，这我很不赞成。

❶ 您认为他们为什么推崇尼采呢？

❷ 一个就是因为年轻啊，要打破一切啊。最后还是为了名利。做一个独立的哲学家多好，休谟、康德等人都是如此。哲学家和政治家很不相同，政治家可以有许多学术参谋，但他只能采取一种，而且要适应不同情景状况加以修改应用，不会也不可能那么学理充分。政治家不可能是书斋中的哲学家，也不可能是什么“哲学王”（柏拉图）。哲学家也不必做政治家的“帝王师”，两者本有分工，无需统一。

国外有人说我的欠缺是没带多少学生，可以支持支援你的思想学说。的确，现在好些学者、教授到处去带学生，然后徒子徒孙一大堆，成了一股势力，一个派别，于是名声大振。我就没有什么学生。特别是我从来没有要求学生看我的书。我的学生也的确都没怎么看我的书。这也怪我，我现在后悔了。我要是让他们看我的书，他们现在的成就可能会大一点。（笑）

❸ 网上曾经流传您给学生赵士林写的序，大家觉得你们都很坦诚，您在序里批评自己的学生，说他背着您写书，您对这本书不负责。很少有人这样写序的，而且赵士林把序登出来了。

❹ 我不管啊，我对那本书不负责任。但那本书还得罪人了，因为赵士林在书里骂了别人。我写了这个序，但别人还是认为我指使赵士林写的。那就没有办法了。我没有骂人的习惯，我对人印象不好，也不骂人。

▲ 许多学者都说您在学术上的原创力是极其难得的，您自己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让您有这么强的原创力？

● 我的确没想过。我读书读得比较广泛。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早上看柏拉图，下午看别林斯基，早上看的是哲学，下午看的是文学。学哲学可能看得比较高，要总揽全局，但考虑的问题很多都太空。如果书读得太少，就只知道玩弄一些概念。搞历史的呢，是狭而深，就盯着那个领域，别的学问都不感兴趣，也认为那些没价值，必须有足够多的史料，才是真学问，所以也很难干出非常重要的原创。学文学的看得比较杂博，比较广，但都比较肤浅。我很多年前就跟学生讲过，你要高、要深、要博，你才会有原创力。自然科学家不一定如此，人文领域似有此前提。

原创力从哪里来呢，想象力当然重要，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康德讲判断力很多是没法教的。自然科学家的原创力也是来自独特的选择和判断，艺术家的理性判断力不一定要高，但是感性的原创领悟要很强。

原创力一方面靠你先天的领悟能力，一方面后天有一些范例可以学习，80年代我就讲过“支援意识”问题。康德两百年前的书现在还很耐读，那是了不起的，康德便极其博学，又有极强大的判断力，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回答，这样的一些人物就值得学习。这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可以教，智慧就不能。一些大师都没有什么老师，爱因斯坦有什么老师啊。我觉得当前文坛、学界似乎一方面缺乏原创性，大多是搬来西方学院话语套在中国问题上；另一方面则仍然是红卫兵式的“不破不立”，对前人和同辈的成果成就不屑一顾或吹毛求疵一概骂倒，只喜欢找同行的毛病、错误，而不看重他们的优长与贡献，这也是中国传统的老毛病。曹丕就说过，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元稹、白居易通信中说“韦苏州”（韦应物）诗生

前没人看得上，死后却被人高扬等等，可见一斑。自己老摆出一副创造脸却并无创造，如鲁迅当年嘲笑过的“创造社”一样。

▲ 有一段时间，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国内很火，您曾经用了很大篇幅的文字来回应桑德尔，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

● 当时他在中国太受欢迎了，在北京、上海讲演，几进几出，很多人推崇吹捧他，很少有学者提出质疑的。比如说，某个地方受灾了，他当场问一大群学生，要不要涨价？你是道德原则还是市场原则？要学生举牌作“是”（yes）“否”（no）的回应。他主张道德原则，都不应该涨价。这本身就是误导嘛。即使是受灾，受灾地区也不同啊，居民的富裕情况也不一样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讲得很多，就是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决定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你不能说统统都是道德原则，统统都要减税，那不对。有的地方可以减，有的地方可以不减。你不能用一个先验的概念来统一一切。我那本书就是反对这种理性至上的黑白分明的一统思想，亦即与先验理性有关，所以那本书既是反对桑德尔，也可以说是借题



80年代李泽厚在美国

发挥，主要倒是谈自己的伦理学。

▲ 这些年，“致良知”这个话题说得也很多，您又是怎么看？

● 我在最近那篇文章里面，后来在原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多，有一页专门谈这个问题，包括《伦理学新说述要》，也提了“致良知”是什么意思。因为中国没有上帝的信仰，企业家们的钱赚足了，子孙都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了，那还有什么寄托呢，就想找一些东西来修身养性，就搞出了“致良知”，但这实际上根本不是王阳明那个意思。王阳明的意思是把道德变为一种直觉，恰恰是要经过刻苦的锻炼，不是像信佛或者信什么东西。他们是找一个东西信吧。信什么，信良知。良知哪里来的呢，是天给的，中国的天是含含混混的。

谈疫情和哲学

▲ 美国目前的疫情还很严重，您身处其中，有怎样的体会？

● 美国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川普（Trump）不主张戴口罩，民间的习俗也不喜欢戴口罩，也不重视隔离、社交距离等等，戴口罩的人较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老百姓那里，戴口罩好像是病人，其实戴口罩很大程度是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的感染。刚开始的时候，社交距离也不注意。但现在有一些限制。我们这个小城镇已经死掉七十多个人了。疫情在美国每个州扩散也不平衡，州政府有自己的权力，联邦政府没法指挥。有的州情况比较好，有的州情况就很差，我们这里算比较差的一个州。川普就喜欢乱七八糟说话，他讲的话也不作数，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美国政府犯了很大错误，造成疫情这么严重。

▲ 美国人对口罩的态度跟中国人很不一样，这会不会有您说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起作用呢？

● 有啊。文化心理结构是就社会说的，就个体来说，是个人的情理结构。美国人认为戴口罩就是有病，形成了一种习俗。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在中国戴口罩没有人感觉你是病人。

▲ 您怎么看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 我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但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人，也可以提一些看法。我不像有些人那么悲观。大家讨论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我的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人活着”。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上帝啊，语言啊，意识啊，人生意义啊。90年代我在悼冯友兰的文章中说，哲学应该考虑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人活着”，也就是人的命运问题。这个命运包括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这次疫情恰恰倒证明了我的这个理论。所谓经济问题嘛，就是讨论人怎么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人的衣食住行能不能维持下去，维持得更好一些？

我一直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因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一体化，但是疫情有可能让全球化推迟二三十年。但对人类历史来说，这二三十年算什么呢，人类几百万年了，有文明的历史已经四五千年了，这二三十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算不了什么。在疫情以前，已经出现了英国的脱欧，还有川普讲美国优先，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国家利益最重要，实际上就是推迟全球化。

50年代起我一直认为，欧盟是全球走向大同之路的范例，也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前德国和法国打仗那么多年，现在德国和法国打仗是不可能了，因为经济上大家彼此可以活得更好一些嘛，那何必再打仗呢？所以这是人类长久的总体趋势。我讲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嘛，迟早会这样。我看不到了，很多人看不到了，但历史经过一些曲折和倒退，还是会向前进。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对我个人的前途是悲观的，我可能看不到一点希望或萌芽了。一个人最多活一百多岁，对人类几千年历史来说，这算什么。全球化会推迟，但也不会推迟特别长。经济是互相需要的，高科技的发展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这几十年不是科技高速发展嘛，互联网什么的，大家在全球各地都可以联系，高科技是有利于全球化的。国家之间全部切断不大可能。当然了，这得看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历史经常在前进倒退，有时候倒退几百年都有。汉朝人口已经达到六千万了，战争让人口大大削减。历史上的战争和瘟疫，死的人太多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诗）。现在比起历史上那些倒退，要轻得多了。

❶ 您经常讲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您特别注重历史。

❷ 对啊。我读中学的时候，数理化都很好，特别是化学，方程式背得特别多。大家都认为我考理科的。但是我的志愿，第一是哲学系，第二是历史系。就这两个系。我喜欢看历史书，远远超过看哲学书。我对中国历史特别熟悉，哪一朝哪一代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我都非常清楚。我看过很多纪事本末。我的哲学叫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有“历史”两个字。我认为数学是学理工科的基础，历史是学文科的基础，而不是哲学。

❸ 您说的“吃饭哲学”，会被一些人笑话。

❹ 这个说法，一些人或大为不解，或觉得这也太庸俗了，甚至有学人斥责这是在“恶搞”唯物史观。我在“康德书”里宣讲关于“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或“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一根本观点。马克思说：“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话是非常准确的。这也就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也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也就是我强调“人活着”作为哲学第一命题，以及我的“吃饭哲学”的主要含义。所以，“吃饭哲学”始终只是一种通俗说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鄙视物质生存、日常生活，侈谈道德理性、精神生命、灵魂拯救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其本名仍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人活着不就是要吃饭嘛。人和动物的不同，

不是语言，动物也有交流的语言啊。我觉得人的特点是使用工具。黑猩猩会使用十几种工具，但它不使用工具，它还能活着，用手摘香蕉啊。但人没有工具没法生活。人现在住到山里也都还带点小电器吧。

这次疫情恰恰证明我的“吃饭哲学”是对的。大家首先关注的是失业怎么办，没有工作，没有钱了，没有饭吃了。哲学就是研究最基本的一些问题。研究那些玄而又玄或虚无缥缈的，天下啊，语言啊，那是次要的嘛，研究可以，但不是哲学根本问题嘛。最普通的常识其实常常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寸步不让。越骂我，我就讲得越多。

❺ 说到“吃饭哲学”，这和您的另一个观点——“西体中用”是联系在一起的。

❻ 张之洞讲的“中体西用”，虽然提倡科技，但忠君是第一位的，因为当时是封建皇权，所以他反对康有为他们提的开议会啊，改革啊，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他，重用他。

“西体中用”是我80年代就提出的，是针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我讲的“西体”，讲的就是“吃饭哲学”。吃饭你靠什么，日常生活你靠什么？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讲的西体就是要现代化，各种东西各种机器，并不是“用”，而是“体”。这些科技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从西方引进的。科技生产力就是“体”。日常生活就是“体”。只有这样才能活着，才能走向现代化。当然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也能活，但现在大家还愿意活在那个夏无空调、冬无暖气、人无手机、厨无电器的时代吗？也许少数人愿意，那就由他们自己吧。

马克思说科技生产力是向外走，讲生产关系，讲阶级斗争，讲改变社会。我是向内走，我认为科技生产力产生了理性，使人的心理不同于动物。人的理性不是天赐的，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使用工具产生了理性。我反对先验理性。我问人生下来什么时候有理性，没有人能回答我。“实用理性”的确是我创出的词，以前没有的。就像“乐感文化”，也是我创的，以



前没有的。这就叫“制造概念，提供视角”，开始有人痛斥，现在好像好些人也在用了。

④ 疫情中，许多哲学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哲学家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或思考什么是合适的？

⑤ 多年前我就讲过，上面也讲过，理论家应该和实践家分开，哲学家、思想家应该和革命家、政治家分开，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革命家、政治家是社会变化的直接实践者、指导者，他们所需要的支配、影响群众的热情，和理论家的热情，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也不会一样。所以，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与革命家、政治家、各种集团的领袖们，应该作出明确分工。理论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而革命家、政治家、领袖们则要求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后者要根据当下的现实形势、利害关系、策略考虑来作出决定，采取行动，这就会对理论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容许一种。理论家们却可以不计当前利害，从较长远的宏观视角来把握、思索和争辩。当然理论

1998年，李泽厚在科罗拉多学院获人文学荣誉博士

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也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各种情况，我现在是一种“理想型”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去哲学只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哲学视角是深刻的。但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引领实践这一改变，却完全可以由不同的人来承担。理论是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争辩的，革命或政治决定则即便激烈争辩也必须尽快确定方案，鼓励执行。

对于疫情也是这样，不能要求哲学家对疫情发表一贯正确的意见，这很难。即使是正确的，执政者也不一定能够按照这个去做。行政的措施，行政的策略，跟理论是不同的。执政者有做对的时候，但不意味着永远对啊。一个哲学家的理论，运用到政治上也好，经济上也好，不一定就适合，有可能走样，有可能应用不了。哲学家对疫情可以有各种判断，各种理论都可以啊，不一定哪个就是对的。

▲ 说到哲学和历史问题，您好多年前就说过，历史哲学的最高命题是偶然与必然的问题。

● 我50年代就这么认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我今年发表的《历史、伦理与形而上学》（《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就讲了这个问题。我讲历史有三个性质：第一是具体性。历史一定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各种条件之下的事情。这是历史最重要的性质；第二是历史有积累性。这点大家注意得不多。从人类历史来讲，是进步的，我对整个人类历史不是悲观的。人类是靠工具吃饭。工具就是科技。疫情以后，科技还是会发展，这是阻挡不住的。我非常赞同史蒂芬·平克的说法，后现代是错误的，福柯、德里达是错误的。历史有积累性，内在的积累便是心理的日益复杂、丰富和多样，即“积淀”，不必悲观；第三是历史的偶然性。比如说，恐怖分子使用原子弹或制造病毒，那人类便可以死光，很有可能的。以前冷热武器时代都不可能，现在却可能，所以说哲学要研究人类命运问题。

▲ 您在《伦理学新说述要》里说，“历史绝不是一堆僵化的文本记录，不只是所谓事迹、人物、数据、账目……它实际容载着的是无数世代人们生活的悲欢离合、偶在实然。”这句“偶在实然”，让人的感受很复杂。

● 西方是两个世界，要到天国去。中国就是停留在这个世界上，要重视这个世界的情感。在西方，上帝的爱是最重要的，首先是爱上帝，是上帝叫你爱自己的亲人，中国人很难接受。中国人看重历史。因为生活就是悲欢离合啊，历史就是日常生活啊，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就是根本，不是到天国去求得什么，天国很完美，反而同质、单调、无聊。

▲ 您一直强调逻辑性，您的文章很有逻辑性，而且去除了很多情绪化的东西，让强大的逻辑来说话。您是怎么保持这种状态，不让情绪左右自己？

● 在80年代我写过一篇短文《写文章的人要学点平面几何》，就是讲理论文章要概念清楚，遵守逻辑，要有论证，不要模模糊糊，不要让人看半天不知说了些什么。对于学术发展来说，

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还讲过，中国需要“语言的洗礼”。要发泄情绪的话，可以写诗，可以写小说嘛，在文学艺术里你发泄什么样的情感、情绪都没关系。文艺是要打动人的感情。学术呢，就是要注重逻辑，就是以理服人，就这么简单。中学时代我就注意逻辑。大学时代我专门学了逻辑。我是非常自觉地注重逻辑。

▲ 您这么讲理性，您的学说还强调“情本体”。

● 人不能光靠理性啊，所以我讲“情理结构”。如果只有理性，就是机器了。机器没有情感。都是情的话，人就是动物了，动物没有什么理性。

所谓“本体”，不是康德所说与现象界相区别的本体界，而只是“本根”“根本”“最后实在”的意思。所谓“情本体”，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情本体”的背后，其实有个中国传统，就是我过去说的“天地国亲师”，要西方人信仰这样的东西那是很难的事。我讲过要西方彻底了解、接受这个传统，可能要两百年以后，人类历史上，两百年很短啊。二十多年前我在德国讲，你们的教授里，汉学家除外，谁能举出十个中国人的名字？不管什么中国人，古人今人都行。他们就是举不出。但在中国，随便找个教授，举出二十个德国人名，都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在文化层面上，要让他们了解来自中国的思想，那还要很长的时间。

谈人生

▲ 十年前，您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只是和家里人吃一顿饭，喝几杯高级的洋酒，九十岁生日怎么过呢？

● 没有任何变动。我家里有路易十三，这算比较高级的酒了。我从来不过生日。包括八十岁那一年，他们几次要给我祝寿，我都辞谢了。去年，国内就有两批人打算赴美预贺九十寿辰，统统被我婉拒了。我不干这件事，因为没什么意义。我只过过一次生日，就是六十岁。那是1990年，在北京，我也只是请我的几个弟弟妹妹来家里吃了顿饭，没有任何外人。



▲ 以前大家都说您手不释卷，现在每天看书的时间多吗？

● 现在因为眼睛不好了。以前就不怎么好，老了嘛，看书的时间只能很短。但不看书，又没有什么事情喜欢做。

▲ 您所在的博尔德人口很少，您以前也说过，住在那里太孤独了，人太少了。

● 那没办法，孤独伴了我一生。

▲ 九十年来，有没有那么一刻，产生过有神的想法？

● 我从来没有过。我从来都不信神。命运是自己决定的，不是神决定的。只能自己反思自己。靠神是靠不住的。人们说上帝已经死在奥斯维辛，上帝如果全知全能，怎么能允许希特勒杀那么多人，那么残酷呢。所以我以为到底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

▲ 十年前，我们在访谈里就谈到“幸福”的问题。十年之间，这个问题被大家一再谈论，您理解的“幸福”是怎样的？

● “幸福”是没有什么客观标准的。物质生活也许可以，衣食住行的改善，对一般的人来说，就是幸福。但是有的人认为物质生活没有价值啊，宁可做苦行僧。有的人认为物质生活是痛苦，反而不幸福啊。有的人认为幸福是伦理学的问题，我认为不是，幸福是一个宗教问题，一个美学问题。

▲ 十年前采访您，您说死后要把大脑冰冻起来，几百年之后再研究，看能否从您的大脑里发现中国文化的残迹，证明您的积淀理论。如果能证明文化影响大脑，您觉得比您所有的书加起来贡献都要大。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么？

● 这不是想法，我已经联系了那个冷冻机构，已经捐了8万美金，每年还得付几百美金会员费。当然，如果做不成或不能做，这8万美金会全退回，现在他们拿去是为该机构的投资等用途。很多人联系这个机构，是想复活（《圣经》便承诺过人身复活），他们希望死了不久就复活。我认为复活是绝不可能的。我不要求复活，所以我要求保存越长越好，等到脑科学发达到可以进行研究的时候，但是能不能做到就不知道了。我已经这么做了，我不是随便讲句空话而已，但我现在估计95%是做不成的。

▲ 您一直关注脑科学，您很乐于从科学的角度跟您的学说做一些对接。

● 人类对世界，对宇宙，对外物的了解，比对我们自身的了解多得多啊。相较于理论物理这样的学科，医学还是非常幼稚的科学，因为医学更难啊，人的生命，加上社会因素，很难啊，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的。假设理论物理是大学，医学就是幼儿园，差得很远。人类实际上最主要是大脑，大脑支配着一切。所以，研究脑科学很重要。脑指挥一切，但具体怎么指挥，现在搞不清楚嘛，我为什么说要300年或500年，至少得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有一个初步了解。

▲ 感谢您接受采访。这些天聊下来，您也很疲惫了。最后，您还有哪些话要向读者讲？

● 我想引用我比较喜欢的自况集句联：“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陶潜）；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陆机）”。以此作结，并告别读者。谢谢！



被“糖”砸中的五万分之一

只要将血糖控制好，1型糖尿病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工作，能够实现个人梦想，也能对社会做出贡献。张琪决心在2014年央视节目中公开身份，也是希望“有一天所有人可以一样坦然地活在蓝天白云下”

本刊记者 邓郁 实习记者 卢琳绵 发自北京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2020年5月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刘悦伦建议：修改完善普通高校招生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中的部分条款，“除了特殊专业、特殊行业外，糖尿病人群在血糖控制平稳、无并发症的情况下，应当正常录取、录用。”不到一个月，广州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也提交提案，建议设立特药特材专项救助资金，建立全民补充医保制度，对1型糖尿病患儿“能保尽保”。

在手机上看到这些消息，已患病八年的何蓓第一时间告诉了妈妈李芹。“终于有人为我们发声了，”李芹激动得一宿没睡着。

通常被视为老年慢性病的糖尿病，在医学上被称为2型糖尿病，因胰岛素抵抗引发，大多通过口服降糖药治疗（控制不佳者也需注射胰岛素）。1型糖尿病（以下简称“1型”）则是因为人体胰岛分泌胰岛素的β细胞被破坏，需要终身针注或带泵补充胰岛素、全天候监测血糖、控制饮食，严重时会导致酮症酸中毒。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1型糖尿病患总数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统计数据。2018年1月，全球首个全人群1型糖尿病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在《英国医学杂志》(BMJ)发布。该项研究由时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内分泌科翁建平教授牵头。调查显示：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15岁以下的1型发病率从每年0.6人/10万人增长到1.93人/10万人，即每5万个中国孩子里，有近一例是1型患儿。

然而，因为考学和求职体检中的不平等规定、周遭的歧视和误解，相当多的1型病人选择向社会隐瞒自己的病情。他们被形容为“藏在孤岛上的人”。

来自云南的1型糖友黄栋在饭前注射胰岛素，身边的同事们对此已经习惯，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以为黄栋在注射毒品。黄栋9岁时被确诊患有1型糖尿病。他五次骑行滇藏线，组建了中国首支糖友自行车队 图/钟锐钧

仪器测不出来的血糖数值

“怎么总也没个够呢？”

儿子昀昀刚一岁的夏天，张玄领他到小区外头玩。挂在手推车上的奶瓶，昀昀总是不停地想拿手去够。“能喝好几口，手拽着瓶，不愿撒开。”

白天张玄不给孩子穿纸尿裤，擦完后在地板留下印子，走过去她感觉黏黏的，一开始以为是什么东西撒在地上了，没在意。

没在意的也有广东茂名化州某村的小梅家。三年前的冬天，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小梅，不知何故骤然暴瘦，但又特别想吃。平时在家早餐就喝点白粥，那段时间还要吃三个包子。11点多从学校回到家，还是喊饿。

“妈妈以为我是甲亢，傻傻地去拿中药。”小梅回忆。直到四个月后，妈妈焕珍带着弟弟到广州妇儿医院来看“矮小症”，顺便来看看她的问题，才确诊为1型患者。

“你的命好硬啊。都拖了四个月，还没有（酮症酸）中毒。”当时有人对小梅说。

在医学上，“三多一少”（饮食多、喝水多、尿多，体重减少），是1型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但因为自己和家人不了解，常常会被忽略，直到发生酮症酸中毒。

2012年6月11日，何蓓上初一。那个夏日的下午，她一开始只是喘粗气，腹泻，“胆汁都吐出来”。诊所的医生开了肠炎宁，还有三支葡萄糖补充体力。输液之后，气喘、胸痛，走一步路都呼吸不过来。妈妈赶紧打车把她送到医院。

当人体内缺少胰岛素，会制造过多的酮体。而处在青春期的少年因为生长加速会需要更多的胰岛素。何蓓当时已经血糖过高，又补充了葡萄糖，从而导致了酮症酸中毒。

从门诊到住院办理手续，都是何蓓的妈妈李芹用平板车推着。何蓓只记得，困意像一团大雾似的裹着自己，“好像能永远睡下去。当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遗传与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丽
图/受访者提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内分泌遗传科主任张一宁
图/受访者提供

时还给我吸氧气来着，我戴不习惯那个氧气面罩，就老往下摘。”

医生给她扎指尖血测血糖，仪器测不出来数值。“都爆表了。到三十几的上限了。”正常人的血糖一般在3.6-6.1mmol/L之间。直到此时，李芹才像张玄、小梅家一样，第一次听说了“1型糖尿病”。

“何蓓血糖太高不能进食，血管都不好扎，就往脚上打。生命监测仪都给她使上了。这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悬了三天两夜，李芹的心才放了下来。

针与泵

懵，是几乎所有家属的第一反应。“糖尿病不是老年人才得的吗？小孩子，（20出头的年轻人）怎么会得这种病？”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刘丽说，确诊的前三天，通常病患亲属都会怀疑诊断。“你告诉他诊疗流程，不相信，还说学不会。”

能不能不打针？可不可以只吃药？能一次性治好吗？从医生那里得来的往往不是他们“想要的”回答。

还不死心。在家门口挂上铜镜，去香港求大仙，走南闯北地找偏方，都不鲜见。“还有孩子父母去日本查基因，希望能查到病因。但即便做了筛查，也只是获得一个结果，不能逆转这个病，只能无功而返。”一位“糖圈”人士告诉《南方人物周刊》。

究竟何种原因导致1型，至今没有定论，遗传因素、病毒感染等都有可能。但专家都指出，“因为吃多糖得病”是没有根据、不科学的猜测。

刚刚“得糖”的孩子都会经历一段几个月到一年不等的“蜜月期”（胰岛功能尚未完全损坏），只需少量胰岛素甚至停用胰岛素来治疗。“蜜月期”过后，所有患者都不得不接受“终身补充胰岛素”的治疗方法。

根据《中国1型糖尿病诊治指南》，1型应该使用胰岛素强化治疗，包括一日四次（三餐前和睡前）或者胰岛素泵皮下注射胰岛素。早年患者还用针管注射，现在通用的胰岛素笔形状如同一支笔，针头也很短，使用更便捷。腹部和大腿外侧是最常注射胰岛素的地方。打得多了，腹部多少都会有些硬块。1型患者在夏天多半都会穿过膝的裙和裤，以遮蔽腿部的针眼。

给孩子使用的针一般是最细的28-31G，针头长度也最多几毫米。但总有难以忍受的。有妈妈犯愁，“轮换部位也不让，晚上打长效老拖时间，怎么说也不行。”有孩子问爸爸，打针好痛，可不可以不打？爸爸无言以对，只能说，“坚持，等科技发明（别的方法）吧。”

不只是注射胰岛素要用针，监测血糖也要扎针。一天少则四到八次，多的十多次。普通的血糖仪只是扎指尖血，只能测有限的几个血糖值，而动态血糖仪则是“贴”一个探头在身上，

可以随时看到过去几小时到当前的血糖波动情况。今天，很多“糖友”（1型患者互称）都会把两种血糖仪配合使用——避免一个仪器测不准，而测不准常常发生。

“除了大拇指，其他四个手指都扎过。比如今天上午扎小指，中午扎无名指，晚上再扎中指。明天换另一只手。到最后连脚趾都扎过。”1型“糖人”（对1型糖尿病人的简称）梦影说。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医疗器械厂商研制了一种新型胰岛素给药器械产品——胰岛素泵。中文产品在十多年前开始被引进中国，并实现了国产。和一天多次的扎针相比，用泵是把输液管前端的引导针扎入皮下，导管一头连针，一头连着泵，由电池驱动胰岛素泵的马达，按照各人需要的剂量将胰岛素持续地推注到使用者的皮下，保持全天血糖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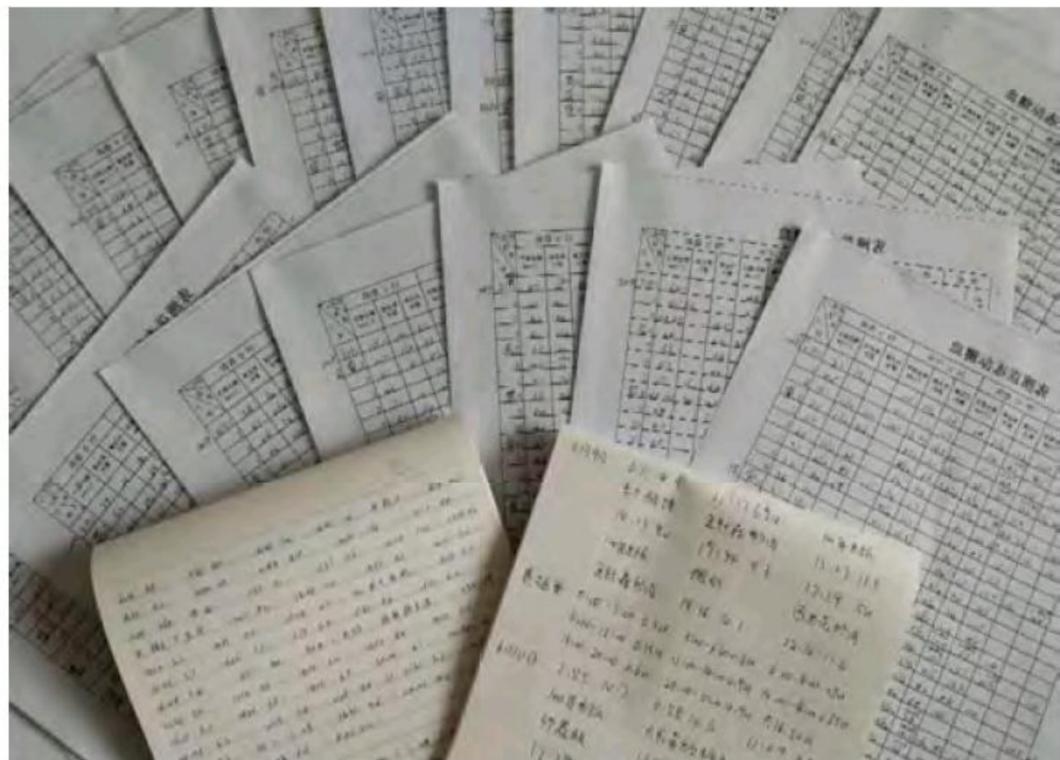
简单说，传统的打针注射是一天打好几次，换不同部位；泵是戴好后位置相对固定，能管好几天（管路需要每周更新），使用时用手按键即可。

“泵很方便，不用打那么多针，能自动记录。洗澡、外出或者运动，不需要时可以随时关闭。最大的缺点就是价格高，一般好几万。有的家庭会选择买水货泵，但水货不保修。不管正品还是水货，堵管更换都要花钱。耗材费也比打针高。”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内分泌遗传科主任张一宁说，用不上泵的家庭往往会有心理劣势。“孩子会自责，父母会觉得因为贫穷耽误了孩子治病。还是要根据个人和家庭情况。有的患者即便经济宽裕，认为打针更适合自己的，也不一定用泵。”

只要自律，可以过得很健康

与2型糖尿病不同，1型患者不太怵高血糖。但低血糖始终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头

自2012年何蓓患1型糖尿病以来，她和妈妈所做的血糖值与饮食记录本已经有好几十本



上，眩晕、恶心、烦躁不安、嗜睡，甚至会影响短期记忆和判断能力。或弱或强，几乎每个1型患者都体会过那种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很不愉快”。

在得病的头几年，很少有人会在夜里能安然入睡。

两岁时，何蓓的父母就离婚了。李芹视她如珍宝，两人从来都同睡一张床。“妈妈定好闹钟，一般在半夜3点起来，用扫描仪测一下我的血糖。”后来在外面读书，李芹会半夜用微信叫她，叫不醒就给她打电话。何蓓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一般振动两下就醒了，赶紧按了，“怕耽误室友睡觉。”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2014年4月9日半夜12点多，李芹突然被身边的响动惊醒。“孩子两个胳膊一起一落的，把我震醒了。我还以为发生地震了。”

牙齿紧闭，手攥得紧硬，手脚冰凉，头上脸上全是冷汗。何蓓的这副模样把李芹吓得“魂快飞了”。

一测，血糖低到1.9，李芹把何蓓嘴撬开，一点一点地灌糖水，还怕呛着她。在那之前，一旦何蓓夜里低糖，心慌手抖，只要马上喝甜饮或升糖快的食物，15到30分钟，血糖一定上来，但那次没有。

李芹一边喂糖水，一边哆哆嗦嗦地拨120。因为极度紧张，她打成了110，电话那头问她什么情况，才知道打错了。没多久，她找人借钱，给何蓓买了胰岛素泵。

比低血糖本身更让李芹闹心的，是女儿的情绪。何蓓患病时已处于青春期。控糖的不易、学校师生的不理解、生活方式的转变，都让她低落、烦躁。用何蓓自己的话说，那时候“破罐子破摔，越是不能吃的，越要吃，胰岛素也不好打，监测也没规律，反正能活到哪天算哪天”。

李芹心里着急，但知道硬拗不管用，带着女儿去医院找张一宁。用住院“缓一缓”的办法，让医生给何蓓做思想工作。

“情绪对内分泌影响很大。在我们科，最常

做的就是‘话疗’。任何孩子都会有逆反心理。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技巧，医生和家长所要做的，就是给他们耐心。”张一宁说。

治疗指南会告诉你，不要把1型当成你的敌人。虽然这个朋友顽劣乖张，阴晴不定，但时间一长也能摸清它的规律。

在血糖量、胰岛素、饮食、睡眠和运动之间，糖人们一个一个修炼成精算师、时间管理高手。在糖友聚集的APP“糖糖圈”里，梦影多次分享自己的经历，还当了两年组长，并利用多年经验和知识帮助其他糖友。“怎么控糖？血糖仪是不是不准？泵和针出问题了怎么办？”都是最高频的话题。互相打气、吐槽，永远都不会落单。

节制是生活平稳的第一铁律。许多新糖人一日三餐水果牛奶都要称重，确保血糖与胰岛素的匹配。饭菜量精确到克为单位，小秤、小碗和小杯成了标配。

何蓓说，自己第一次住院时，病房里她对面的小朋友吃了一碗方便面，馋得她咽了几口口水。“我是一口都不能碰。”有人形容，严格控糖过程中，偶尔一次吃梨，“咬到表层的一霎那，清香的浆液简直要在嘴里爆开，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

和我们想象的不尽相同，很多水果、肉类、鸡蛋、牛奶，糖人都不必忌口。而面条、馒头、梗米粥、土豆泥、山药干等，则要进入容易升糖的“特别清单”。

说起吃，李芹哭笑不得。最不能碰的偏偏都是何蓓最爱的。“什么豆包、粽子、年糕，这些黏乎的，带馅儿的，统统不行。”汤圆吃过一回，血糖噌地升到二十多，何蓓主动说再不吃了。

但李芹不是那种严格得如机器般控糖的家长。土豆她会切成丝，尽量多投（洗）几遍过滤淀粉；包饺子不搁油，也香。那些“禁区”食品，何蓓实在馋得厉害，就吃一两口。“但她自己得勤测量和补药。她也答应了。这样，你解馋，我控糖，都不耽误。”

张一宁指出，家长意识很重要。“不要把‘得糖’、控糖当成洪水猛兽。给孩子错觉——



上图：小梅家。她从出生起就居住于此

下图：小梅平时用的胰岛素和笔针、瞬感扫描仪和探头、普通血糖仪、采血针等



按照控糖的饮食模式，就会过得不幸福。其实，在规定量内，可以多尝试。吃水果匹配相应剂量的胰岛素便能保证血糖平稳，这样你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有不少糖人在长时间控糖后，养成不吃垃圾食品、规律运动和睡眠的生活习惯，他们自觉“可能比所谓正常人过得更健康”。

拮据

一支标准 300 单位的胰岛素能用六七天，

平均 70 元左右一支；血糖仪、储药器、试纸、针头等等，都是耗材。平均每个糖人每月治病费都在数百到千元不等，买胰岛素泵就更昂贵。

小梅是无泵一族。

7 月初，粤西南的日头像火球一样。焕珍家的菜地里，红辣椒摊得东倒西歪，根茎都拔了——腾出来种番薯；冬瓜叶子蔫蔫地耷拉着，最精神的唯有青菜，一株株从地里蹿得老高。“往年辣椒能卖些钱，今年销售也不好。水稻和蔬菜，就够自家吃。花生可以炼油。其他的也没什么了。如果有什么水泥短工，她爸爸就出去干几天。”交谈时，焕珍说得最多的就是“没办法”。

小梅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弟弟的矮小症长年要用生长激素，俩孩子的医药费，把刚到 40 岁的焕珍愁得皱纹早生。“就我们这人家，怎么得了这么个‘富贵病’？”语气里没有绝望，只是不解。因为要照顾两个病儿，夫妻都不可能出远门打工。

“该找的亲戚朋友，能借的钱，都借了。等孩子大了，慢慢还吧。”焕珍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这个病能够有别的法子“攻克”。

从六七年前生病至今，何蓓早过了“小儿”的年纪，但去医院复查，遇到血糖拿不准，她和妈妈还是会去对面的小儿内分泌科找张一宁。张一宁也对这家人印象颇深，“有一年我们科给 1 型的孩子办营会，很多‘糖豆’（医生和家长对 1 型儿童的呢称）联欢。何蓓查完血糖吃东西。她妈妈掏出一个铝制的小饭盒，掏出胰岛素，拿着那种蓝色的玻璃注射器要给何蓓打针。大家都惊了，问，你没用过胰岛素笔吗？”

“我也知道那笔，可我钱不够呀。”说起当年，李芹有点不好意思。为了买针，她挨家挨户地寻找玻璃注射器商家。“好容易找到，人家说，多少年没进这个，就剩些货底子了，你要

不要？我当然要啊。一支针管八毛到一块，我们可以打个五天七天。胰岛素笔一个针头得两三块，尖儿短、容易钝，还得老换。”

“后来还是买了泵，而且是价格不菲的正品？”

“嗯呐。”李芹说，别的地方可以节省，哪怕自己吃盐水泡饭也成。买泵不能含糊，“这是要命的事。”

得股骨头坏死后，李芹多年来也就是做家政零工过活。买不起房子，母女俩一直住在她兄弟家。何蓓至今没有电脑，要用就去舅舅的房间。一床、一柜、一桌，简单的文具和几十本血糖记录，便是全部家当。

老打针、带泵，有的糖友会买改善皮肤伤口的药，二三十块一支。李芹就切土豆片给孩子敷。营会上小朋友看到老长的玻璃注射器针头，惊讶地伸出舌头。当妈的心里过不去，何蓓却不以为然，“嗨，只要能把药打进去，保证我吃饭、活着就好。这有什么呀？”

去护校实习不成，卖灯泡、到工厂当文员，何蓓都试过。19岁，她到一个蛋糕店当学徒。每天上12个小时，一个月600块工钱，“各种面包，纸杯蛋糕、果味蛋糕、小饼干、泡芙、

裱花，我全会。”

但那么多花样，她一种都吃不了，咬一口都不行。“习惯了，不馋。”她呵呵一笑，像说个段子。

“隐糖”

昀昀个子不矮也不瘦，特别爱笑。如果不仔细看，不会发现他身上背的小挎包是胰岛素泵。

张玄没想过遮掩，从网上买的泵包，她会根据宝宝身形给改小，做得漂漂亮亮的。“他自己很早就接受这事儿，不抵触。有一天给他照相，说把这个泵给他摘下来，他不干，在那哭，最后还是把泵给他戴上了。”或许因为昀昀生病很早，从他有记忆开始就戴泵，这个小方盒子和孩子仿佛连为了一体。

昀昀有时候也问妈妈，别的小朋友怎么都不戴泵，就我戴？“我说对呀，你看别的小朋友都没有这先进设备，就你有。”张玄这样说。

但这样舒朗的母子不在多数。很多父母因为孩子得糖感到自责自卑，自问“是不是怀孕时吃糖太多？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注意好？”做个伟大的家人不容易，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



昀昀刚生病的夏天。张玄说，只有那段时间泵是戴在屁股上部，后来孩子嫌疼不愿意，再大些就可以挎在身上了

上图:昀昀和妈妈

下图:喜欢各国建筑的昀昀画的美国国会大厦

刘丽感叹。

与得糖后内生的恐慌失措相比，外部世界的曲解和歧视，更让他们关上了本已脆弱的心门。

在中国 14 亿人口里，1 型糖尿病患者总数有多少，一直没有比较准确的数字。主要原因在于患者不愿公开身份。

在纪录片《隐藏在“孤岛”上的人们》中出镜的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医生张琪，今年已年过五旬。多年来，她以“咖啡姐姐”的 ID 帮助了很多糖友。但她也是在“得糖”37 年后，才决定不再对外隐瞒自己的身份。

小学体育课加试时，张琪跑步晕倒，被迫向老师坦白 1 型病情。老师第一反应却是，“是不是肝炎，会不会传染？”班上有男生拿石头砸张琪，说她的尿是咖啡色的，“你们只要谁闻了就会得和她一样的病。”

比她晚出生一两代的何蓓和小梅，境遇并没有什么改观。

上学期间，何蓓常常在洗手间里注射胰岛素。有同学无意间瞥见针管，冒出一句，你不是在吸毒吧？

“在我们这里，没什么人得这个病。”焕珍说，邻里把女儿看成怪人，不想靠近。“是不是房子盖得不好（风水），家里的水喝得有问题？”风言风语不时飘到耳边，她不知如何作答。直到去广州住院，亲眼见到那么多小孩都是 1 型患者，她才明白，自己的孩子并不怪。

小学六年级，小梅去了镇上读，在学校寄宿。她偷偷打胰岛素。但夜里借着灯光打睡前针，还是被人举报给了班主任。

“你这样不能在学校住宿。打针的情况，可能会伤害到其他同学。”老师的口气不容商量。焕珍只好花好几百块，在学校旁边租了个单间给女儿。



何蓓皮肤白皙，嗓子亮，当幼师是她的夙愿。中考时，她想报全市最好的幼儿师范学校，成绩也过了线。本着“对学校负责，万一低血糖也能照应”的初衷，母女俩跟学校交了底。

“校长听了，就不同意我上。说之前就有一个学生低血糖晕倒，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最后打了 110 也没抢救过来。”何蓓很失望，“为什么不允许上呢？也不是传染病。而且我当时的血糖已经比刚发病时平稳多了。”

专家指出，一旦出现低血糖，马上喝带糖的饮料，像碳酸饮料、糖水，都能让血糖快速上升。但不少学校出于怕担风险的想法，拒收 1 型病童。采访中好几位学龄前儿童家长表示，他们都给幼儿园签过保证书，一旦孩子出现意外，与幼儿园无关。张玄给昀昀报的幼儿园，

园里让孩子先上几天看着。后来双方签了个免责协议，张玄也教会了老师如何监测哟哟的血糖，碰到问题及时电话。这已经算是相对“给力”的案例。

没读成幼师的何蓓读了护理学校。学校开游泳课，老师让医院开出“证明你不能游泳”的诊断。张一宁开的诊断则是，“适度运动不单有利于健康，会让血糖控制更好。”然而学校收到诊断条，什么也没说，何蓓的游泳课自此一节也没上过。

我问张一宁，会发生何蓓担心的“在水中低血糖”的突发情况吗，怎么预防？

“我们是有相应的建议的，本来运动前所有人都该做好准备运动。糖豆们只不过比他们准备的多几个步骤，没有那么复杂和不能应对。”张一宁回答。

终于等到去护校实习的日子。何蓓怯怯地和老师说，自己没法熬夜，能不能就上白班？“老师说，你有糖尿病，还来学什么护士？”这话像刀子，戳得她和妈妈心里生疼。

不能实习，就不能考护士证。纵然觉得可惜，何蓓也只能放弃。

“但愿潇洒公开病情”

1985年，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中提及，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糖尿病、尿崩症、肢端肥大症等），不能录取。2003年，教育部相关规定将之修改为“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者，“学校可以不予录取”。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刘悦伦指出，这与法律精神很不适应。虽然有关文件提到，“只要不影响专业学习和其他学生，录取时一般应不受限制”，但执行起来很不到位。

人事部和卫生部2005年出台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中规定，“糖尿病、尿崩症、肢端肥大症等内分泌系统疾病，不合格，不录用。”五年后，该标准把空腹血糖受损的界限值从“5.7-6.9mmol/L”修订为“5.6-6.9mmol/L”，但“内分泌体检不合格者不录取”的规定至今未改。

这个值的区间，对糖人们而言，算不算苛刻？

“有难度。”刘丽说。“这是达标值，我们的治疗目标都很容易达标的话，糖尿病治疗就不是问题了。”

张一宁的一位患者是医学生，毕业分配的时候，觉得不该说谎，便说出了糖尿病史，医院也同意接收。“入职体检前夜，因为第二天空腹体检，他也没想太多，没有打胰岛素，就顺其自然了。结果空腹血糖值为8，人事部门就说不能上岗。他很后悔。”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然而薛栗是在姐姐和自己都“得糖”后好多年，才得知这些不公正的政策。在“甜蜜家园”论坛上，她分享过自家的故事：一次一个阿姨关切姐姐找对象的问题，说到“要是我儿子找了这样的媳妇，我不会同意的”。薛栗听了只觉“太刺耳”。妈妈



一直告诉她，找对象要找老实人，不帅不要紧，家里条件一般也不要紧，只要能照顾人就好。“我那天简直是要杠上了，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薛栗恨不得大声辩驳，为何要如此卑微。

薛栗在 2003 年确诊。她说服家人，独自去安徽和青海支过教，18 岁去了美国，选择读食品专业的研究生。

到美国留学后，薛栗遇见了和她同一专业、同样在 11 岁生病的病友。她羡慕对方不用隐瞒病情，可以满不在乎地在朋友面前直接拿出胰岛素笔给自己打针。薛栗认为，由于对这个病认知不足，中国的父母对糖尿病孩子有些过度担心，影响他们的自我认识。她希望能够潇潇洒洒地公开病情，“到有男朋友的那一天，不需要我妈出面跟他说，谢谢你不嫌弃我女儿。”

采访中，张玄并不担心眈眈的未来。小梅还在家与学校的两点一线里穿行，按点打针。两年前，何蓓进了一所针对残疾人的学校，目前在读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张一宁说，何蓓在这所学校很受器重，“能为集体做很多工作，她也有成就感。”但对于能不能获得社工实习和就业机会，何蓓母女仍然心怀忐忑。

在意大利读硕士的 1 型患者武朝告诉我，他从去年开始在国内投求职简历，在遇到“是否健康”这一栏时，每每不知如何作答。而在意大利，从胰岛素泵到针头的大部分诊疗费用都由政府承担，他在泰国、菲律宾、卢森堡实习的过程中也没遇到与这个病有关的录用障碍。

刘悦伦和几位受访专家都指出，随着治疗手段和药物技术的进步，糖尿病已经可防可控。只要将血糖控制好，1 型糖尿病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工作，与普通人无异，能够实现个人梦想，也能对社会做出贡献。张琪考虑再三，决心在 2014 年央视节目中公开身份，也是希望“有一天所有人可以一样坦然地活在蓝天白云下”。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儿科学系主任罗小平教授 图/受访者提供

当初高考和公务员中的体检规定，究竟因何而出？采访华中科大同济医院儿科主任罗小平时，我问道。

“社会对疾病、身体的偏见与歧见普遍存在。你看很多公司招聘，动不动就写男的要 1 米 75，女的要 1 米 6，包括年龄限制，这些都是啊。”

采访中，很多专家和患者都提到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美国影星哈利·贝瑞、NBA 运动员亚当·莫里森等 1 型名人，他们在自己的成长环境里与疾病“友好相处”，也不因“糖人”标签被特殊以待。

“在国外调研，会看到很多得 1 型的孩子身上带着急救包，写着自己的名字和配备的药品。”罗小平说，中国的医疗结构缺乏更专业和精细的诊疗，某些学校和用人单位怕出问题要担责。社区和公共场所需要做这方面的培训，“更需要呼唤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和科学精神的提高。”

与每年上万到几万元的消耗相比，多年来，中国大量 1 型病人每年只能报销数百到千元左右，胰岛素泵更是全自费。多地患者反映，“只有合并严重并发症才能办慢性病医保。”在他们心目中，青岛就像梦想的“福地”。从 2005 年开始，青岛市区两级财政每年筹集数亿元资金，采用医保个人账户增值等方式解决患者的经济负担。2015 年起，青岛“糖人”胰岛素泵的费用个人只需支付三成，七成由补充医保支付。“我们真羡慕青岛的孩子，家里能减轻好多压力。”李芹说。

罗小平说，这取决于一地的经济实力，考验管理者的关怀、魄力和相关的意识，也要看基层的执行力，“是系统工程。”

（参考资料：Ragnar Hanas《甜蜜一生靠自己》，央视《隐藏在“孤岛”上的人们》，2020 年 6 月 1 日《健康报》组织的 1 型云沙龙直播。文中所有患者和家属均为化名。感谢周祖怡、刘文舒的倾力帮助。实习记者王佳薇、聂阳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低调的高考镇

图、文 吴芳（除署名外）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



毛坦厂镇因高考而驰名,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中午11:30放学后,学生走出复读中心



晨曦中的毛坦厂镇

7月5日一早，安徽六安毛坦厂镇下起了小雨，送考大巴从毛坦厂中学缓缓开出，数百名家长打着伞前来送考，为学子们加油鼓劲。与往年声势浩大的万人送考相比，今年显得格外低调。

毛坦厂因高考而驰名，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媒体曾称该镇是一座单一产业城镇，出产大量大学生，就像其他一些专门生产袜子或圣诞饰品的中国乡镇一样。

据悉，毛坦厂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超过1.7万人，涉及全国十多个省份。

“一切为了高考”

在疫情开始之初，通往毛坦厂的所有道路都被切断，剩下的进镇通道实行严格控制。4月初，安徽高三年级开始复课之后，因外来复读学生较多，毛坦厂曾短暂对外地家长和考生开放了几天，随之又实行严格管控，外来人员持绿码依然难以进入，所有外来车辆禁止进入。

6月19日，毛坦厂镇再次下发《高考前期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来镇接返学

生家长是安徽省外户籍的，车辆和人员一律不得进镇；家长在进镇接返学生时，须积极配合镇疫情防控卡点查验，主动“出示身份证+扫安康码+测量体温+佩戴口罩”等等。

6月30日距离高考只有一周时间，小镇依然处于“封锁”状态，毛坦厂镇成了安徽乃至国内管控最严格的小镇之一。“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高考。”在镇子口卡点，工作人员这么说。

毛坦厂镇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万余人。从1999年后，毛坦厂中学以高考复读声名鹊起，每年吸引两万多学生和一万多陪读家长，整个小镇都围绕着“高考”在转。

往年的毛坦厂镇热闹无比：学校周边满是各种培训机构、各种超市和文具店以及小吃店，道路两侧满是各种煎炒烹炸的排档，每天中午和傍晚放学，学校的几个大门两侧都是密密匝匝的送饭陪读家长……

疫情之下，一切都变了。排档都消失了，放学时刻蜂拥的家长送餐队伍不见了，学校门前的店铺生意也冷清了很多。



7月5日一早,安徽六安毛坦厂镇下起了小雨,送考大巴从毛坦厂中学缓缓开出,家长打着伞前来送考 图/韩振



街头摆着红色的袜子和香包,在当地,考生参加高考有穿红袜子和红内衣的习俗



来自云南的樊思涛



来自安徽滁州的詹启贵,今年决定报考医学院

一个人的特殊寒假

毛坦厂中学防控十分严格,所有寄宿学生都不能离开校园,吃饭都在食堂,节假日也不例外。而走读的高三生,每天早晨6点多钟排队测量体温进入学校,经过两次测温后进入教室,中午放学和晚上回来吃饭后,依然要接受体温检测后才能进入班级学习,每天要经历六次体温检测。

近年来,随着毛坦厂的影响越来越大,大量的省外考生前来复读。来自云南楚雄的樊思涛就是其中之一。

樊思涛说,他来到高考镇读书,是父母的意愿,自己并不知道这所中学。由于离家太远,加上学习紧张,今年春节他没有回家。

“母亲在封城前就回家了,这里就我一人。”樊思涛独自一人留在了宿舍,每天吃喝都是难题,好在楼下就是超市,于是他买来大量的方便面,后来实在吃厌了,就开始学习自己做饭。樊思涛说,期间当地政府也有联系他,想给他送饭,但因为害怕跟外人接触,他还是拒绝了。“一个人呆着,我有更多时间复习。”

回顾这一年在高考镇的收获,樊思涛说,成绩提高了不少,不出意外,考上一本不成问题。



每天早晨,集市上的熟菜店里都围着很多陪读家长,店铺发号排队



傍晚,孩子们上晚自习后,陪读家长绕着校园散步,锻炼身体,身后是校园内的伟人雕塑



陪读的徐奶奶一人管三个孩子

“我想上医科大学”

受疫情影响的不仅仅是高考时间的推迟，还有对考生的心理影响。

中午，在毛坦厂中学东门外的一家面馆里，来自安徽滁州的复读生詹启贵和同学正埋头吃面条。詹启贵在2019年高考中达到专科分数线，不是很满意，于是来到了毛坦厂镇。

通过几个月的适应，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节奏，学习成绩也提高了不少，没想到春节后遭遇这次超长寒假。“虽然也在学习，但由于没有人约束，紧张的情绪一下子松弛下来。”詹启贵说，复学后还是很紧张，高考推迟一个月，影响还是蛮大的，“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补缺补差。”

当问到准备报考什么大学时，詹启贵说“想上医科大学”。今年这场疫情让他改变了对医护行业的看法，他特别崇拜钟南山院士，将他当成偶像。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从事医生这个行业。

陪读奶奶

下午5点半，在距离学校不远处的一栋出租房里，64岁的徐奶奶正忙着给孙子做饭，再

有二十多分钟，孙子就要放学回来，只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她得提前将饭做好。

徐奶奶来自安徽阜阳，说起自己的经历，她两眼瞬间有些湿润。据悉，徐奶奶有两个儿子，家里原本做小买卖，未料在二十多年前遭遇离婚。那时大儿子已经成家，离婚后她独自拉扯着小儿子，供他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如今小儿子也已经成家，夫妻双双在国外工作。

徐奶奶原本在合肥帮小儿子看房子，后来大孙子要到毛坦厂复读，儿子儿媳没时间，她就过来了。说起大孙子这一年的变化，徐奶奶立马眼睛放光，她说孙子过来复读时，让她帮助照顾另外两个同学，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800元。

一个人照顾三个人，辛苦不算，高考镇的物价还贵，但即便贴钱，徐奶奶还是坚持下来了。奶奶说她有自己的考虑，另外两个孩子成绩非常好，每次考试都是班级前两名，“跟他们在一起，孙子成绩一定会沾光。”

事实也正如徐奶奶所愿。去年高考时，徐奶奶的大孙子只考了380分，而如今模拟考试孙子能考到500分，整整提高了120分。

托管妈妈

傍晚6时许，在学校新北门不远的一处门面房里，二十几个考生拿着提前分好的餐盘快速吃了起来。42岁的陪读中心负责人邵华在一边看着，并询问这些同学明天想吃些什么。

随着外省考生的增多，不少家长没有时间陪读，高考镇涌现出不少陪读中心。代陪读就是家长将孩子委托给陪读中心集中陪读，除了辅导学习以外，洗衣、做饭、叫早等等一切日常生活，都由托管妈妈负责。

目前整个高考镇注册的和非注册的陪读中心可能有一两百家之多。这些托管妈妈，通常一人负责十几个乃至一两百个考生，邵华只是其中一个。

邵华在孩子读小学六年级时，就来到毛坦厂镇陪读，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算一算已有七年时间。由于她人脉活络，在女儿读初二

时就开始做“托管妈妈”，开始时代陪两三个，后来渐渐多了起来。去年女儿考上同济大学后，她开始将“托管妈妈”当作工作，如今负责代陪24个学生。

谈到今年的疫情，邵华说一开始还是很担心的，尤其是湖北的考生。不过最终还是按照镇里的管控政策，对所有外省来的考生进行了核酸检测，然后统一进行了14天隔离。

晚上22:50，学校下晚自习，走读的考生如潮水般涌出学校大门。接下来的时间，他们有的要进入培训中心继续学习，有的则返回住处挑灯夜战。

对毛坦厂镇来说，无论是樊思涛、詹启贵等1.7万考生，还是像徐奶奶这样的近万名陪读家长，都只是过客。在披荆斩棘闯过今年这场特殊的高考后，他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托管妈妈邵华和考生在一起



来自安徽芜湖的陪读妈妈站在楼上看孩子放学



7月3日所有的复读生离开,陪读家长彼此都成了朋友



一些陪读妈妈夜晚会到毛坦厂的服装厂里打工。王大姐一边陪读一边挣钱，一个月能有一千多元收入，刚刚够孩子的伙食费



夜晚，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铁拳护学队”在学校周边巡逻，这在往年很难看到



夜晚10:50,一些家长在毛坦厂中学校门边等着接孩子



夜晚10:50,考生结束晚自习回出租房



埃尼奥·莫里康内 他用音乐创造了电影的灵魂

塔伦蒂诺公开“示爱”道：“莫里康内是我最爱的作曲家，我可不是说他是最爱的电影配乐家，我是拿他跟莫扎特比的……87岁的莫里康内来给我的电影配乐真是太了不起了！”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实习记者 陈梵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2020年7月6日，享誉全球的意大利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在罗马溘然长逝，享年91岁。莫里康内去了“天堂”，而他动人的音乐却将“影院”永远留给了世人。

莫里康内被描述为“一个具有神秘光环的人”，他的名字仿佛就是电影配乐的代名词。在他一生写下的500多部电影配乐中，包括但远不止于《美国往事》、《天堂影院》、《海上钢琴师》这样的经典名作。

“在赛尔乔·莱昂内（Sergio Leone）导演的一系列‘意面西部片’中，莫里康内的配乐绝不是一个背景……它有时是个阴谋家，有时是一笔讽刺，其曲调在前景中和任何一个演员的脸一样生动。”（《纽约时报》评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莫里康内因“镖客三部曲”（《荒野大镖客》《黄昏双镖客》《黄金三

镖客》）的配乐赢得国际声誉。在这些意大利西部片中，他将口哨、鞭声、枪声、狼嚎、鸟鸣、八音盒、列车呼啸、教堂钟声等融入电影配乐，实验创新令人惊艳。他为《黄金三镖客》（1966）创作的配乐被视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原声大碟，并由此入席格莱美名人堂。

2007年，“镖客三部曲”问世四十多年后，“因对电影音乐艺术宏大而多姿多彩的贡献”，莫里康内从该系列的主演、他的老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手中接过迟到的“奥斯卡荣誉奖”。莫里康内用意大利语简单表达了“对所有相信我的导演的深深感谢”。

莫里康内的奥斯卡征程颇为坎坷，1979年凭借《天堂之日》首获提名最佳原创音乐，此后三十多年职业作曲生涯中，他曾先后因《教会》（1987）、《铁面无私》（1988）、《豪情四海》（1992）、《西西里的美丽传说》（2001）等作品被提名，

但长年无果。对于错过奖项,他似乎显得很放松:“因为我写的大部分配乐都是为意大利电影创作的,它们很多都没能进入美国,所以无法被认可。”

2016年,莫里康内因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八恶人》中的配乐,首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成为当时获得此奖的最年长者。塔伦蒂诺公开“示爱”道:“莫里康内是我最爱的作曲家,我可不是说他是我最爱的电影配乐家,我是拿他跟莫扎特比的……87岁的莫里康内来给我的电影配乐真是太了不起了!”

事实上,对于诞生也就百年有余的电影本身而言,这位终身为电影音乐服务的老人早已活成了不可复制的传奇:电影艺术的变迁、社会时代的更迭以及个人生命的体验,强烈可感的时间流逝氤氲着某种悲悯之心和史诗般的沉淀,全都融入了莫里康内的音乐中。正如他在“时空三部曲”中留下的那些经典曲目,从怀旧情调浓郁的旋律中,始终流淌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温婉情味。

曾有人发问,“假设100年后,你的名字出现在一本百科全书上,你希望如何被定义?”莫里康内沉默片刻,微笑着简短回应道:“作曲家。”

选择电影配乐的爵士小号手

“当我要给一部电影配乐时,我会先看电影,然后再开始思考。从那一刻起,我就好像怀孕了,然后就要生产了。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着音乐——即使我去杂货店,我也会想。”

在许多正式场合,莫里康内不愿说英文,基本都请意大利语翻译。2016年《独立报》记者采访莫里康内时透露,即使受访,大师似乎都在“出神”地构思他的音乐:他用手轻拍膝盖,低垂双目,一边轻敲,一边等着翻译把问题转换成他的母语……他在想什么?也许下一部电影某个新的旋律正浮出水面。

莫里康内说自己年轻时从没想过为电影配乐一生,他很怀念从前在乐队里吹小号的自由



导演赛尔乔·莱昂内

日子,他觉得电影圈嘈杂,他不喜欢纽约,更愿住在罗马或是意大利乡下,他对好莱坞也一向缺乏好感。“我不认识半个制片人……去好莱坞定居?完全没兴趣,我爱罗马。”

1928年11月10日,莫里康内出生于意大利罗马台伯河畔。他的父亲马里奥·莫里康内是一位杰出的爵士小号手,整日忙碌于乐团、夜总会、电影院之间,为了让一家人过上相对充裕的生活。

严厉、正直、勤奋的父亲是莫里康内童年时期的音乐启蒙者,传授给他一些简单的识谱、作曲和小号演奏技能。母亲则培养了莫里康内既谦和又豁达的品性。“我的母亲很温柔,因为她,我才学会了人生不需要时时板着脸。”

天赋异禀的莫里康内6岁就显露出作曲方面的天赋。11岁时,他就进入圣塞西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小号、作曲和指挥,进步神速。12岁时,他参加了一个为期4年的音乐学习项目,并且在半年内就完成了学业。“读书期间,我有

时会替父亲在佛罗里达夜总会表演。”

莫里康内的少年时代在二战炮火中度过，白天上学，晚上工作，艰苦的生活让他有了深刻的人生阅历：穷人的饥饿，战时罗马作为“开放城市”面临着来自德国和美国军队的威胁……这些经历在他后来的一些创作中都有所体现。

莫里康内曾梦想成为小号演奏家，他最初的工作是在台伯河畔一个美军营的小乐团演奏，但那段经历并不美好，看到乐团同时用小盘子装食物和香烟，他觉得很丢脸。后来，这份情怀被寄托在他许多以小号为主的电影配乐中，以及《海上钢琴师》中那位郁郁不得志的小号手身上。

七年级考试结束后，莫里康内开始跟随意大利新古典乐作曲大师戈弗雷多·彼得拉西（Goffredo Petrassi）学习，他是莫里康内学生时代最重要的导师。“彼得拉西重视工作、刻苦和书写乐谱的清晰度。我对他写的乐谱很感兴趣，认真研究。我喜欢他的秩序和精准，他在音乐上的构思布局和创作技巧，令我深受启发。”

更重要的是，彼得拉西教导莫里康内作为艺术创作者最重要的原则。“他教导我们要忠于自己，不要模仿他人。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正当性’这个词，要知道音乐也有‘不正当’的问题。”

在音乐学院的最后三年，莫里康内开始为意大利的国家电台和电视台工作，负责帮非交响乐团的B组乐团做音乐改编。“那个工作让我学会实事求是，而且接触到各种音乐，无论好坏。”他后来也为著名唱片公司RCA的签约歌手写歌。

莫里康内精通作曲技巧，对古典传统有着透彻了解，但他发现写原创作品很难赚到足够的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非常棒，但这些电影根本没有好的配乐。我需要钱，我觉得创作电影配乐也许是件好事。”

二十多岁时，莫里康内已开始为舞台剧和电影创作音乐，获得赏识后受聘为当时一些所谓的“电影作曲大师”充当枪手。直到1961年为卢西亚诺·萨尔茨（Luciano Salce）的《法西

斯分子》作曲，他才首次在电影音乐领域亮相。

《法西斯分子》的配乐是莫里康内公认的处女作，在小军鼓鲜亮活泼的节拍中，木管乐器奏出荒唐谐谑的进行曲音型，尖锐俏皮的高音引领着笨拙滑稽的低音，有一种黑色幽默意味。这部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次年莫里康内和萨尔茨又合作了影片《欲海惊心杀人夜》和《一女一百万》。前者配乐有着浓郁的爵士乐风情，许多段落中莫里康内都运用了他擅长的小号。后者配乐神秘又略带感伤，他在配器中加入的吉他，增添了缠绵浪漫的气氛。萨尔茨评价，莫里康内是一位“有神秘感且超凡入圣的音乐家”。

镖客三部曲，“这片子可真难看啊！”

“他（莱昂内）确切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听过我的一些音乐，其中不乏怪诞、轻微的喜剧讽刺等元素，它们都很适合克林特扮演的角色。”

1964年，大胡子导演莱昂内听了莫里康内几部配乐后，立即打电话邀约合作《荒野大镖客》，正是这部影片，将莫里康内的音乐才华真正推向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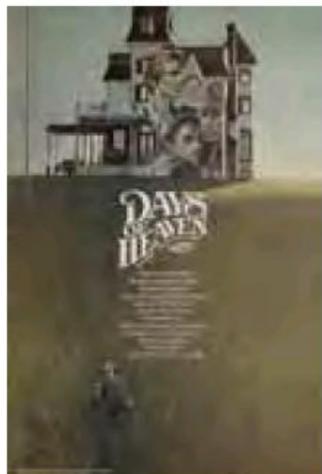
直到合作开始，两人才意识到他们竟是毕业后失散二十多年的小学同学。莫里康内通过莱昂内下唇纹路上的细节认出了他，“你读的小学是不是在台伯河畔大道上？”莱昂内答：“没错！原来你是我小学认识的那个埃尼奥。”

莱昂内以“镖客三部曲”和“往事三部曲”（《西部往事》《革命往事》《美国往事》）成就了他在影坛的地位，而这6部作品均由莫里康内操刀配乐，两人的搭档可谓珠联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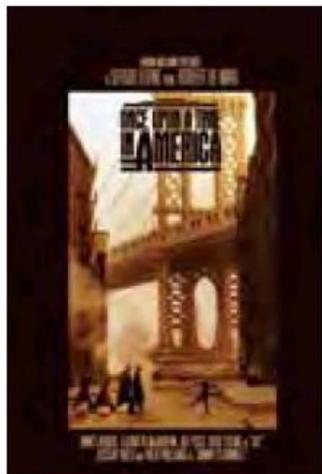
尽管合作密切，事实上，莱昂内的片场莫里康内只去过两次，“其中一次有个女演员做不到莱昂内的要求，NG了40次之后，我就走了。”回忆两人合作，莫里康内不无幽默道：“莱昂内到了录音阶段很关心配乐的事，有次还跟我的第一小提琴手发生了冲突。他要求某段渐强更明显，一时情急按下主控室的通话键大声跟乐手要求，但小提琴手冷冷回答，他只听我指挥。”



《荒野大镖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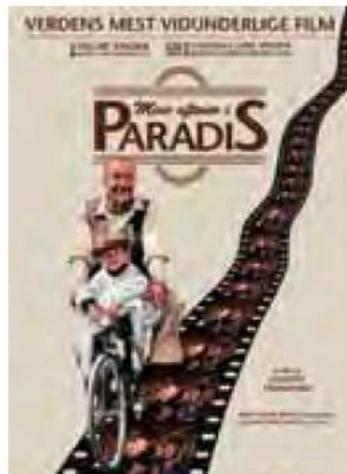
《天堂之日》



《美国往事》



《教会》



《天堂电影院》

《荒野大镖客》是莱昂内“镖客三部曲”的首章。50年代后，曾经红极一时的美国西部片逐渐失宠，莱昂内决定引用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改拍西部片。为了避免影片受挫，他替自己取了个“鲍勃·罗伯森”的艺名，莫里康内也改名“唐萨维欧”，似乎只有演员伊斯特伍德才使用了本名。

在这部电影的经典主题曲中，嬉皮桀骜的哨声勾勒出伊斯特伍德扮演的枪手黄昏策马归来的形象，持续的吉他节奏赋予乐曲蓬勃热血的西部风貌，马鞭、钟声、男人的低吼、铁砧敲打的声音……经由莫里康内新奇的乐器编配，人们一下就进入了雄迈粗犷的西部世界。

莫里康内认为口哨会带来某种观影时的跳跃，在荒诞的气氛中增添一丝英雄主义色彩，因此，俏皮孤傲而充满杀机的口哨声似乎成了片中最常见的“乐器”，也被沿用到了这一系列的后面几部影片中。

《荒野大镖客》的大众票房出乎意料地成功，也由此开启了“意面西部片”流派和莫里康内电影配乐的时代。很多年后，有人问莫里康内当初有没有想到过莱昂内会成为热门导演时，他半调侃道：“坦白说，《荒野大镖客》上映一年后，我们一起去奎利纳雷电影院看，片子太受欢迎，始终还在首轮戏院播放，当我们两个走出影院后，异口同声说：这片子可真难看啊。”

《荒野大镖客》之后，西部片配乐存在两种观点：聘请莫里康内或者雇人制作像莫里康内那样的配乐。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说过：“在六七十年代末期，如果没有莫里康内

的音乐，你就不可能看到一部意大利电影，它有时值得纪念，有时只是你看过电影的重复，那是个大工厂。”

1966年，“镖客三部曲”终结篇《黄金三镖客》上映，印第安笛、陶笛、电吉他、土狼嚎叫、八音盒声效及人声吟唱，在莫里康内充满想象力的编配下，展现出了绚丽壮美的音效。其中那首《黄金之蚀》(The Ecstasy of Gold)被影迷奉为经典，在钟琴的沉重敲打和钢琴不安的琶音中，双簧管吹奏出空旷苍凉的旋律，一曲华丽的女高音颂歌后，豪迈的人声合唱与昂扬的铜管将音乐推向高潮，直接与片中三位主角寻找黄金时的狂喜进行对话。

莫里康内创作“镖客三部曲”电影配乐时，受限于预算，不能使用大型管弦乐团，却因而创造出了新的音乐类型，改写了半个世纪的电影音乐，还启发了如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马友友演奏的莫里康内作品专辑曾雄踞“公告牌”最佳古典音乐专辑榜单长达105周之久）、德国电影配乐作曲家汉斯·季默、美国作曲家约翰·佐恩、美国创作型歌手麦克·帕顿、英国摇滚乐队 Muse、美国另类摇滚乐队 Pixies、美国重金属乐队 Metallica 等各领域的音乐同行。

作为典型的老艺术家，莫里康内更认同美国照相写实画家查克·克劳斯的观念，“根本没有灵感这回事，要卷起袖子才有艺术。”有一则报道记载，耄耋之年的莫里康内坚持每天早上4



《海上钢琴师》剧照



《海上钢琴师》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八恶人》

点起床,接着开始做体操、跑步,7点之前买报纸,8点半开始工作,最晚10点半睡觉——他坚信纪律很重要。

严肃工作之外,莫里康内又是个将冷幽默玩到极致的老男孩。“很逗趣也很深刻。”他曾如此形容自己和莱昂内之间的革命友谊,还举了个生活中的小例子。“有天逛古董店,我看到一张大理石桌问莱昂内的意见。他冷冷道,‘好丑’,回家后,我始终对他的冷硬耿耿于怀,但去付钱时发现莱昂内也打了电话说要买……我就打电话骂他。”



跟巴赫比,我根本就是无业游民

“如果我要你说出三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可能吗?”

“我拒绝回答,因为不可能回答。”

“我辛苦工作了一年,我想我有权问这个问题。”

面对“逼问”,莫里康内心软了,犹豫良久,叹口气,决定让步。“《教会》中的《在地如天》、《美国往事》中的《黛博拉之歌》,以及托纳多雷的电影《幽国车站》、《海上钢琴师》、《巴阿里亚》三选一,或者三个都选。”

莱昂内的“往事三部曲”不仅立足于快意恩仇的江湖情结,更借片中角色的生命历程深刻探讨了他对时代、政治、暴力、贪婪与救赎等主题的思考,莫里康内为这三部影片奉献了数段令人难忘的传奇旋律。

1984年的《美国往事》是一则关于友谊、爱情、背叛、金钱、怀旧、野心及死亡的故事,也是一曲宏大跌宕的时代哀歌,它被认作莱昂内最具雄心的影片,也代表了他一生创作的巅峰水平,吴宇森、昆汀·塔伦蒂诺、马丁·斯科塞斯等许多导演都受其影响。

莱昂内花了13年才完成《美国往事》,其中剧本修改就花了7年,为此他还推辞了执导《教父》的机会。谈及莱昂内拍摄《美国往事》那些年的改变,莫里康内评价:“他始终都那么谨慎、精确、笑看人生。他常跟剪辑师争论,但从来不摆高姿态,他知道自己拍了很伟大的电影,也很遗憾评论没能给予应有的评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非常意识形态化,真正的自由创作常被归类为次级作品。我还记得就连莱昂内的风格也饱受攻击,有些说法今天听来真的很荒谬:‘莱昂内疯了吗?全部都是特写……’但是我们想想看后来有多少人模仿他,他不仅影响了当年的电影,现在的电影也持续受到他的影响。”

电影开机之前,莫里康内就已经完成全部的作曲工作,而且创作了多达20首的主题任导演挑选,莱昂内听着配乐来到现场拍摄,并在电影的4个小时中高频次地反复使用了其中一

些主题，包括最著名的《黛博拉之歌》和排箫奏出的《童年回忆》等多支曲目。

经典曲目《黛博拉之歌》在片中使用多达10次，这也是莫里康内最为得意的一首曲子，唯美伤感的曲调象征着爱情与梦想的消逝，尤其是那种被岁月涤荡后物是人非的悲哀。王家卫后来在《一代宗师》中也引用了这段旋律，借以向莫里康内和莱昂内致敬。

在莫里康内的回忆中，以往合作过的那么多导演里，有两位在他心目中是至亲之人：一位是莱昂内，另一位则是朱塞佩·托纳多雷（Giuseppe Tornatore）。

从第一次合作起，莫里康内就与托纳多雷结下深厚友谊，托纳多雷之后几乎每部影片都会找莫里康内合作。在莫里康内眼中，托纳多雷勤恳、谦逊，善于沟通，不仅在电影艺术方面才华横溢，且有较高的音乐修养。托纳多雷会吹奏单簧管，很多时候会直接参与电影音乐的修改，并提出非常专业且具有创意的建议。

起初，当制片人拿着《天堂影院》（1988）的剧本找到莫里康内时，他是拒绝的，因为他正准备为简·方达和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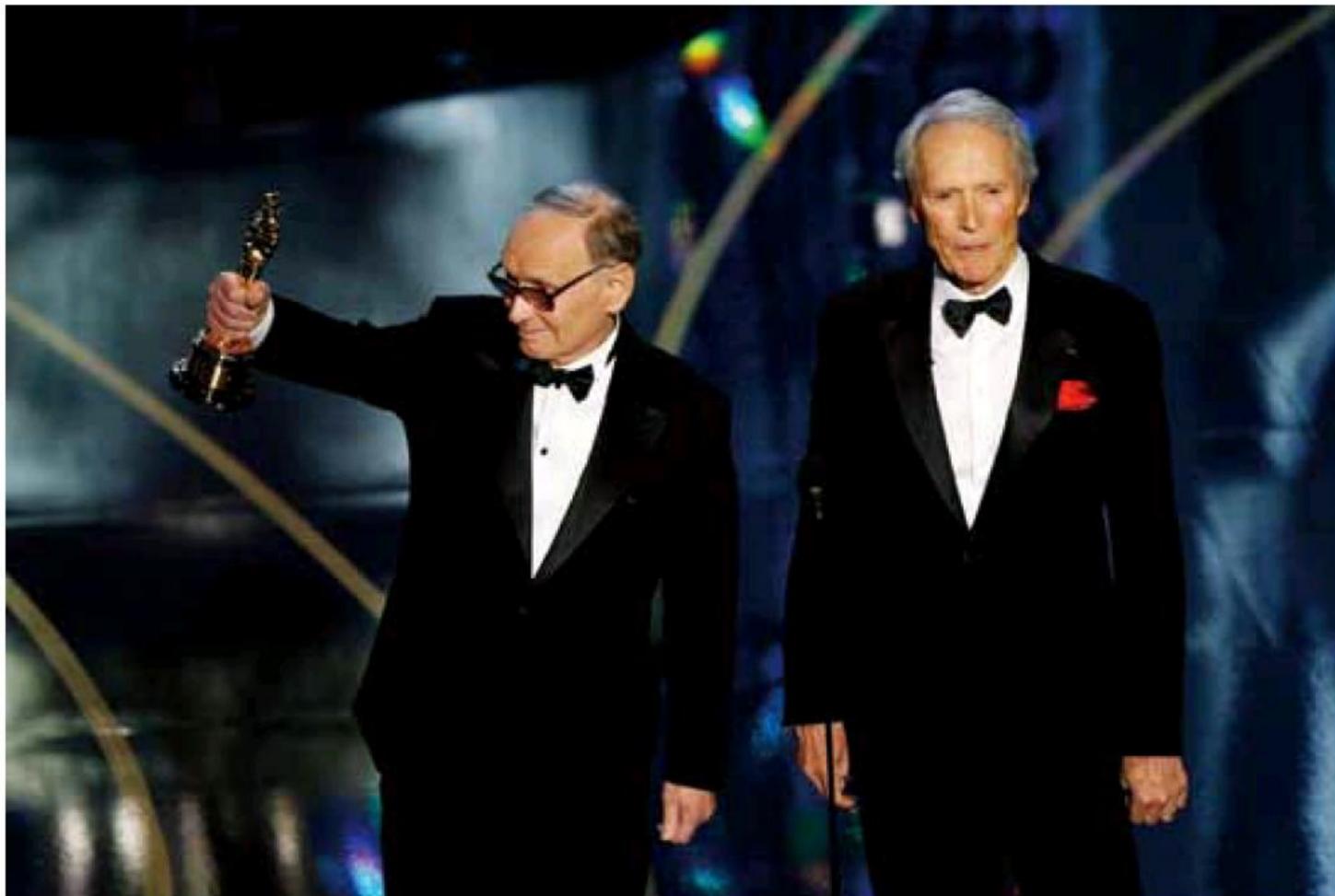
火异乡情》配乐。经制片人一再坚持，莫里康内读完了剧本，立刻被这个温暖的故事迷住，随即推掉了简·方达的委约。

《天堂影院》中的《爱之主题》是影史上最动人的旋律之一，据说这首曲子最初出自莫里康内的儿子之手，莫里康内在其基础上做了调整。这首缠绵悱恻的曲子以小提琴、木管、弦乐重奏等器乐形式在片中反复出现，营造出温柔的心绪及怀旧的情结，如今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曲。《天堂影院》之后，托纳多雷的《海上钢琴师》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皆由莫里康内操刀配乐，曲曲经典，令人动容，无疑，莫里康内的配乐为“时空三部曲”注入了诗意的灵魂。

莫里康内的音乐中含有一种正义和悲悯。他曾在访谈中提及自己的信仰，“我一直是左派，虽然是温和的左派。我是天主教徒，我相信奉行基督说的话就是左派，我指的是对穷人、弱势群体的关怀。我坚决相信这种悲天悯人的价

左图：2007年，莫里康内（左）从老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手中接过奥斯卡荣誉奖

右图：莫里康内在巴比肯艺术中心演出





值，基督说的话总能让我感动。”

1986年，继《美国往事》之后，莫里康内又完成了一部迷人的电影配乐杰作：罗兰·约菲描写西班牙耶稣会士与南美土著互相接触的《教会》。片中，莫里康内的配乐融合了印第安部落打击乐和格里高利圣咏，深入人心的音乐仿佛被上帝触摸过一般。《教会》的配乐为莫里康内赢得了金球奖，但在奥斯卡角逐中，却败给了赫比·汉考克《夜未央》中的爵士乐。莫里康内似乎心有不甘：“那一次，每个人都希望我能得奥斯卡奖。事实上，颁奖时下面反应嘈杂，大家真的很失望，他们想抗议。”

30年后，莫里康内终因《八恶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记得昆汀给我寄来剧本，里面满是细节。这种阅读让人厌烦，但有助于我对电影的精确认识。他来我这里，告诉我这是部西部片，但在我看来，不是。这是一

部冒险电影，以西部片为基调而已。所以我决定做些完全不同于50年前为莱昂内写的西部片乐谱。我试图表达一种讽刺，我的创作完全不同于此前写过的配乐。”

莫里康内在世时，一年要为多部电影配乐，导演们惊叹于他的创作范畴——高速的塔兰泰拉舞曲、迷幻般的尖叫、冗长的爱情主题、紧张的戏剧冲突……最忙时，他一年要为27部电影配乐，其中亦有乏善可陈的庸片，那些不够细腻镜头语言和人物刻画，如果没有莫里康内的音乐衬托，毫无魅力可言，很多电影渐渐被人遗忘，而留下来的只有他的音乐。

但莫里康内总以谦虚的眼光看待他广受赞誉的作品。“那种认为我是多产作曲家的想法，既正确，也不正确。也许我比别人更擅长管理时间，但跟巴赫等古典作曲家相比，我根本就是无业游民。”



STAR明星

—— 蓝 盈 莹 ——

L Y R I C

我想让自己的一生 过得有选择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卢琳绵 陈梵 发自长沙

图 受访者提供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三十岁那年，蓝盈莹一时兴起坐上了驾驶座。六年前，她开车撞上消防栓，从此再也不敢碰方向盘。这成为横亘在她心头的一个阴影。而立之日的仪式感带来了勇气，她载着家人朋友去了湿地公园，玩飞盘、吃蛋糕，还练了会儿车技。

这件事精准地反映了她性格中的两面——按部就班与随性之至。重新开车早早提上日程，但具体什么时候开、在哪里开、怎么开都是随缘。

这是父母的性格与教育方式在她身上的融合。母亲严格，极具规划性，从小给她布置每天、每周、每月的任务；做完一套题马上能拿出第二套题；遇事总做最坏的打算，很悲观。父亲热衷快乐教育，常偷偷带她出去玩，也会说服母亲给她放个假，总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是典型的乐观主义者。”

她的生活因此在散漫与紧迫间跳跃，她每年元旦立下年度规划，看多少本书、多少部电影、学什么技能早早就安排好，甚至在五年前，她已经定好了十年规划，这让她看起来有些急切。可在她的体系中，她自洽地认为，这是自我敦促、避免拖延的最好方式。实际上，真正履行时父亲的性格又会冒出来，让她多少能够获得一些轻松——具体看什么书、什么电影、怎么学并无细致要求。有时，这种轻松甚至以打破计划的形式到来，比如2019年元旦写下的“给自己写一封信”就被她完全忘记。“我身上既有很好强、很有规划的一面，又有遇到很多事情以后特别会给自己找台阶、迅速化解的一面。”她说。

蓝盈莹身上的种种，皆是二者在体内生根发芽后的分岔。和同龄人一样，她赶上了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世界被数不清的门架构，好



「我不大喜欢功利这个词，其实是有悖我初衷的，我始终相信着努力就会有收获，努力你不一定会成功，但你努力一定会有收获。我想要的东西是成长本身」

奇是她推门的动力，推开一扇很快推向下一扇。在她的日常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成长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青年的面目：兴趣广泛、涉猎众多、心怀抱负、未经世事、拒绝控制、渴望独立。她对世界依然抱有热情，坚信所有的积累都有应取之处，不管名著、闲书或是成功学，她看了很多大道理，等待着这些理论在接下来的漫长人生道路上被证实或证伪。

她的成长被善意包围，“幸福”和“平顺”是常出现的词汇。在家里，她是独生女。演员生涯之前，她零基础考上中戏，第一部电影是陈嘉上团队的《画壁》，第一部电视剧是至今仍反复播出的《甄嬛传》。毕业后，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人生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波折，都被她以“努力”化解。这让她愈发坚定了“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

在蓝盈莹的描述中，当下的时代症候似乎都与她绝缘。

她从不失眠，眼睛一闭一睁就是天亮。她少有抑郁，只在第一次遇见《甄嬛传》浣碧时，遭受过自身与角色三观冲突带来的痛苦。她绝不“丧”，如果周围的人都很丧，那“他们丧他们的，我积极我的”。所以她总是习惯性地呈现努力，认为“野心不是贬义词，为什么我们要忌讳谈自己的努力？”

她没有社交恐惧症，真人秀里少有独自玩手机镜头，甚至会拉落单的伙伴加入众人聊天。她喜欢人群，热爱集体活动，感觉“一群人一起练，看到别人很努力，自己会觉得很有振奋”。她的兴趣在于打泰拳、打羽毛球，讨厌独自撸铁和无氧，一定要做也会带着健身教练一起——那就不是一个人了。

这些描述不加掩饰地呈现在真人秀中，蓝盈莹的优缺点被镜头迅速放大，围绕她的争议愈演愈烈。她一度拒绝接受负面信息，一定要面对时，“化为动力”是她的一贯选择。

独处的时间用于自省，包括但不限于阅读、看影视剧、复盘过往与记录感受。录制完一档谈话节目后，主持人认为她与醒来死亡体验馆的创始人丁锐很像，推荐她看丁锐写的《醒来》，她

趁着录制节目的间隙已经翻了三分之一。结论是“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但是我们还是不一样”。

她相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所有的公平都能得到伸张。看到性侵女童和虐童的案件，她会气到睡不着觉，也会对一些社会事件的不了了之耿耿于怀。受此影响，她一直没敢看完《熔炉》。“你们说我逃避也好怎么样也好，我就是没办法看到结局，哭崩，不要看。”但如果有类似的戏找到她，“一定要接！因为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

这是她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之一。她自称“盈莹超人”，认为自己来到世界上是为了完成某种神圣的任务。佐证是她左手手心和右脚掌心各有一颗痣，手心那颗落在连接着生命线和事业线的交点上，她从小问人有什么说法，大家都说很好。“你看，我连痣的位置都这么特殊，我一定生来有自己的使命！”

他们一面忽悠我，一面干涉我 我一面言语反抗，一面行为反抗

蓝盈莹的喜好因兴趣常发生改变。就拿乐器来说，从小到大，她先后学过竖笛、口琴、钢琴。看《还珠格格》时，她喜欢紫薇，开始学古琴。到丽江玩，街头艺人敲非洲鼓，她买了一套回家玩。前段时间喜欢手碟，也把这个2000年瑞士艺术家发明的乐器买回了家。对了，她家的柜子上还有中国古典乐器箜篌，还有架子鼓。只有尤克里里坚持得比较久，她至今仍按一定频率来录制尤克里里弹唱视频，一般一首歌拼命地练，一周就可以表演。“我喜欢所有的乐器都是一阵一阵的，但每个都没有很专业。”

父母没有干预过蓝盈莹学乐器的事情，这或许是她对此一直感兴趣的原因之一。而在上大学之前，与父母对抗是学业的主旋律。家中做生意，希望蓝盈莹继承家业。蓝盈莹一直想脱离父母安排的既定套路。“我没想好我想干什么，但你凭什么控制我的人生？”

考高中时，她考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中学，“当时对演员一点概念也没有，（但如果）去音乐学院附中或者舞蹈学院附中，肯定比不上十

年如一日天天在家训练、以后长大了就能当歌唱家和舞蹈家的孩子。我不知道演员是什么，所以也不知道难度在哪里，就去考了。”考场上，她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一个考生，等着被录取。

有人已经收到通知书了，她却沒有，这一度让她不得不接受自己不够优秀且深深难过——直到她在家中浅浅的垃圾桶里发现撕碎的录取通知书，或许是因为玫红色饱和度高，也或许是因为她对通知书的渴望，总之，那些碎裂的纸片格外扎眼。

她拿着碎纸片和父母大吵一架，近乎嚎啕，“你们为什么不尊重我？为什么要替我做选择？”父母的解释合情合理：你要上一个正儿八经的高中，文化底蕴才会高，如果真的喜欢艺术，高中读完，上大学再读会更好。她再次



选择了接受，直到上了高中发现父母停了她所有的文艺演出，需要她找到老师自荐才能换来汇演时三分钟的表演时间。

“他们一面忽悠我，一面干涉我。我一面言语反抗，一面行为反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蓝盈莹说。

父母一直知道她在对抗和叛逆。小时候，蓝盈莹不认真学习，父母和班主任商量好，让她一下课就去班主任家做作业，在家时也请了家教看着她。但家教来的时候，只要老师一开口，蓝盈莹就给他们塞零食。塞到老师不要了，她开始上厕所。老师要讲话了，实在躲不过，她就偷看小人书。

由于父母生意繁忙，蓝盈莹的童年多和保姆度过。除了在学校上课，她少有集体生活。“所以我不是很会在乎别人的感受。”放学后，除了班主任和家教，蓝盈莹唯一与之说话的人是保姆。一次与保姆吵架后，保姆打电话给她父母告状，父母那天很早就回了家。从此以后，蓝盈莹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保姆吵架，以此换来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小时候我不懂这个行为是为什么，长大以后才知道我不是脾气不好，而是想要引起爸妈的注意。”

一家人最大的分歧发生在高考时，蓝盈莹想自己选学校，她要参加艺考，而父母让她从商。她威胁父母，“不让我选，我今年就不读大学了。”考虑到她没有任何表演基础，去考也不一定能考上，父母放手让她去了。蓝盈莹准备了一段舞蹈、一首中文歌、一首英文歌，竟然真的考上了中戏。

除去继承家业的需求外，父母一直认为娱乐圈是大染缸，没有背景、不服从潜规则不可能拍到戏。直到大二那年接了《甄嬛传》，拍摄期间父母进组探班，看到导演和制片人对蓝盈莹很好，她也处于学习的状态，发自内心地开心，父母才放心了，转而支持她的演艺事业。直到现在，母亲还会很有计划地发片单让她拉

蓝盈莹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初舞台



片学习。

至此，蓝盈莹在找到人生目标的同时终于获得了父母的支持。

“浣碧是我的反面”

刚入学时，蓝盈莹还没来得及享受反抗成功的果实，就陷入了“至今人生最大的低谷”：从南方到北方，她严重水土不服，胖了二十斤，脸上长满了痘痘。从没过过宿舍生活，她从头开始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同样零基础的声台形表，让她连戏剧院校最基础的第一课“释放天性”都无法完成。上课表演从来没人看，合作的同学也拿不到高分，到了期末汇演，她只能报幕。

放寒假了，蓝盈莹失落在家，罕见地开始自我怀疑，“我的人际、个人价值、自我认知，一切都天翻地覆，被撞得碎碎的。”此时，她收到了老师的短信：“盈莹，你的努力老师和同学都看到了。你放心，只要你好好加油，老师和同学都会帮你的。”这是一双有力的手，将她救起。“真的像是一束阳光照到了心里，我觉得好像有底气了。”她开始看小说、找段子，选了《离婚指南》，饰演一个丈夫出轨后歇斯底里的神经质女人。

她早早求着同学一起练习，正式表演时，演着演着在外面排练的同学都进来看了，演到

后面，几乎全班同学都回来了。此前她演出，下面从来没有同学看。表演结束，全场鼓掌，老师说大一的水平已经可以到大二了。

“《离婚指南》是证明自己的开端，我想说人的潜力无穷无尽，有的时候其实具备了所有的能力，但因为没有自信心，关闭了潜力的大门。有了自信，告诉自己爱谁谁，我就这样了，我就这样去试了，我就不信我不行了。我会发现原来我远比想象中的强太多。”

天性解放后，她开始频繁见组。先参演了导演陈嘉上拍摄的《画壁》，饰演一名仙女。拍摄期间，她去导演郑晓龙剧组试了《甄嬛传》中甄嬛的妹妹浣碧。郑晓龙后来告诉她，选她是看中了她的眼睛，大一大二白纸一样的感觉，眼神特别清澈，对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憧憬。

蓝盈莹不喜欢浣碧，她看了书也看了剧本，认为她自私又自卑，性格有些扭曲。在中戏，同学都以“演自己性格反面的角色为荣”，她给老师看了剧本，老师也鼓励她演。她总算正式开始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角色。

“我们的三观完全冲撞，我家庭幸福，没有在阴影中长大，不存在浣碧那种活在姐姐的阴影之下不被人看见（的状态）。我试图揣摩她的心理，站在她的角度认识世界，有一段时间非常痛苦。”痛苦表现在剧中，浣碧的嘴角时常下



垂。“相由心生，那时候我心里苦。”演到后面，她几乎能写出一部《浣碧传》。

饰演浣碧的过程中，她赋予了浣碧更极致的表达。有一场戏是浣碧给果郡王倒酒时，果郡王藏的甄嬛小像掉了出来，浣碧为了解围称是自己的小像，因此得以成为果郡王的侧福晋。在小说中，小像是浣碧故意钩出来的。蓝盈莹问郑晓龙怎么处理，郑晓龙回她：“女人哪有那么复杂，风吹出来的。”但演的时候她还是选择钩出来。

甄嬛去甘露寺出家的那一段，有一场戏，浣碧为了帮晕倒的甄嬛求助在雪地奔跑摔跤，她摔了很多遍，每一遍都想：“我要让她摔得很狼狈、很惨。”摔倒声实在有点响，拍完后其他演员都来关心她痛不痛。

“浣碧的真实就在于此，她自私、自卑，渴望出人头地。但她不是一个完全自私的人，心里也充满爱。她爱她的家人，爱果郡王，只是她爱的两个人在一起了。”浣碧让蓝盈莹看到了人性真实的一面，也让她告别了从小根植脑海中“人非黑即白”的认知。

这个角色让蓝盈莹更了解自己的底线，比如，她一定会对爱的人主动表达，而非像浣碧扭扭捏捏。但她绝对不会爱上和亲朋好友有关的人，比如姐夫或者姐姐的情夫。

毕业后，蓝盈莹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又过了两年，她重新出现在影视剧中，角色变多，类型各有不同。在演员这条路上，她自认拥有两个优势，一是不错的吸收能力，“挺会举一反三”，演完浣碧后，再遇上心思复杂的角色她就省去了融入角色的痛苦。二是老师夸她“面目模糊”，塑造角色有更多的可能性，她认为这意味着她能演什么像什么。这也符合她一贯的人生观：“干一行，爱一行。”

蓝盈莹与卓别林、徐静蕾同一天生日，这一度让她欣喜，“跟我同一天生日的有这么杰出的人，那说明我也具备表演的潜质。”很长时间以来，这都是她自我激励的方式之一。

人民艺术剧院60周年时，蓝盈莹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很多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老艺术家。朱琳已经快90岁了，坐在轮椅上，说起话来精气神十足。她画着精致的妆，喷着香水，一手夹着香烟，目光炯炯有神，蓝盈莹看得一身鸡皮疙瘩，热泪盈眶。“不管到了什么年龄，依然对生活还是充满希望，这种闪闪发光的感觉让我特别期待。”她说。

三十岁之前，蓝盈莹无比渴望那一天的到来。她听过很多人说，三十岁当天会有重生的感觉，好像任督二脉被打通了，电流刷拉通过，新生开始了。而那一天真正到来时，除了终于开了车，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参

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她和别的姐姐探讨，姐姐们告诉她，每个人的时间感不一样，有的人二十七八岁就感觉到了而立之年的焦虑，有的人可能四十几岁才能感受到。她又听说，40岁之后，人的一切都是从心里长出来的。每一丝皱纹都代表40年的一些心境。

现在，她开始期待40岁了。

对话蓝盈莹：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幻想

人物周刊 蓝盈莹

Q 你说你长大了以后开始明白自己和保姆的那种争执是因想要家人陪伴，这种自省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A 潜移默化的。就像最近大家会吐槽我的书单，说都是成功学或者浅显的书。我也自省了，这就像我拍了很多戏以后，才知道说《甄嬛传》剧组、陈嘉上导演的剧组是非常专业的。看书也是，我要看了很多书以后，才知道什么书是专业书，什么书是好的书，什么书是浅显的书，什么书是鸡汤书，大家都要给彼此一个进步的空间。我也很感谢说大家帮我把那些书单拉出来，说我刚开始一直在看成功学，最后终于看《月亮与六便士》了，我很谢谢大家，他们见证了我一步一步的成长。

Q 这种会影响你的表达吗，让你不敢再这样完整地自我呈现？

A 不会，我会继续，而且会坚持阅读。但其实我一直特别想说我不是学霸，也没有雅思8.5，也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我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不觉得累，所以才会孜孜不倦地一直去做。就比如唱跳，跟霏霏、孟佳姐姐比，我差远了。但是我很相信我的大脑，相信肌肉记忆，相信今天不能掌握的东西，明天一定会吸收更多。

Q 你的自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A 从小我爸妈就教育我，遇到任何事，先从自



己身上找问题。他们言传身教，如果对我在言行上面有些过了，事后一定会道歉，道完歉了会跟我分析，为什么会这样，爸妈是什么意思。这就让我不会觉得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是无缘无故的，我特别相信那句话，这个世界是自己的一个幻想，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会反过来怎么对待你。

Q 你爸妈从小就告诉你世界是你的一个幻想？

A 没有。我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但是父母从小就是教育，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长大了以后再听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幻想”，会觉得他们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

Q 你小时候没有经历过集体生活，会不会让你在融入集体时遇到困难？

A 我相信每个人在刚刚进入集体生活的时候，都会有孤单寂寞感，发现同类很少，或者有一段时间跟大家很热络，有一段时间不被理解。

Q 你爸妈在这种时候是怎么跟你讲的？

A 当我觉得明显人家不对的时候，我很生气，我根本没有惹人家，我也很尊重人家，我又没碍着别人，为什么人家要这么对我？爸妈会分析：一个乞丐他们永远都不会嫉妒百万富翁，他们只会嫉妒比自己富有一点的乞丐。那是因为你还不够好，如果你已经足够好，他们只会以你是他们的朋友为荣。

我一直很坚信这一点，非常坚信，所以我不会因为别人言语上的伤害，就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浪费这个时间还不如把这些当成动力。我要做得足够好，才能让大家尊重我。

▲ 所以直到现在这都是你对待一些负面评价的方式。

■ 对，我会很努力把它化成动力，但是我也人，有血有肉，我也会被一些言语或者眼光伤害。被伤害并不可怕，但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伤害惩罚自己，要想办法把它化解成动力，不能被这种负能量给吃掉。

▲ 你被什么样的负面评论伤害过？

■ 很多，我非常不能理解“我不努力，我不用功，我回去玩，结果回去熬夜读书读通宵，然后第一名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这种，世界上一定有这样的人，但一定不占多数。

我真的觉得努力就有回报。我想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有选择，哪怕我最终想要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我也希望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像很多人，他们一辈子因为害怕失败不敢往外踩，然后就说我就想当一个平凡的人。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选择，这是这个世界给你的被动选择。你没有资格说我选择当一个平凡的人，因为你没得选。我一直希望我自己有得选，因为我从小就很讨厌被选择。到目前为止的选择都是我自己选的。所以我也很少后悔。

我一直希望自己既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又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我不喜欢浪费时间，我希望我所有的时间都应该放在我热爱的事情上。我也会打游戏，会去游乐园玩，会去找各种好吃的餐厅，但是我整块的时间，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玩的时候我就要玩得那叫一个痛快，这样的人生才有滋有味。

▲ 所以伤害你的评论是？

■ 我在节目里面说，希望我干一行像一行，我就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功利的人。我不大喜欢“功利”这个词，其

实是有悖我初衷的，我始终相信着努力就会有收获，努力你不一定会成功，但你努力一定会有收获。我想要的东西是成长本身。

我的目标从来都不在眼前，遥不可及，所以我会过得比较快乐。我不会有患得患失的感觉，比如说我的目标是……假设啊，比如说我想拿奥斯卡对吧？那就不是说我眼前拍一部戏我就能拿，所以我也不会因为眼前一个角色的成败和一部戏的成败就去否定我的价值，因为我的目标在那儿（指天）。

但是很多标题党会写我是很功利的人，功利就是急功近利，他们在乎的是结果，会为了结果不择手段。

我不否认我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人，进取心是对内的。成功的定义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的成功定义就是我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有我而变得美好一点点，我希望我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点的贡献，这是我的终极目标，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句话。

▲ 什么话？

■ 没想好。因为我现在还在努力感受这个世界，我才30岁，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太过浅显，我希望可以多洞察人性，多看到世界的真相，然后可以开悟，让世界变得美好一点点，这是我的一个目标。

网上有些言语会刺痛到我的心一点点，会让我家人担心，我觉得肯定会伤害到我，但是我可以选择不看。所以这段日子我很少去看网上的东西。

▲ 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天真。

■ 那就说我天真吧。我相信我认为对的事情，哪怕会受挫，我还是想要坚持，因为我认为这是对的。有句话说，在黑暗里，你不要害怕举起火炬，当你举起了你的火炬，哪怕你的光再微弱，也会有同类向你靠近。我不相信我是世界上孤独的那个人，只不过是缺少一个敢于去这么说的人，就像我一直想说的，“野心”不是贬义词，为什么大家要忌讳去谈自己的努力呢？

SUPPLEMENT 后窗



巴尼奥斯最美的是清晨的云雾。一团一团的白色，挂在山腰上，缠在屋顶上。整座小城仿佛都长在湿漉漉的云里，时时刻刻都有一场不易察觉的雨。这样的早晨，我最喜欢做的是去小城面包店买可颂，可颂都是新烤出来的，相隔几条街都能闻到香气。后来搬到能俯瞰小城的半山腰住，最喜欢的也是街道将醒未醒的时分。四面高耸的黛色

TIPS

- 周三、周五有蔬菜水果集市，一美元能买六七个牛油果，不要错过。
- 去巴尼奥斯一般会先到基多或者瓜亚基尔，旺季最好提前买票。



下凡的玉兔

的山，环绕着鳞次栉比的屋舍。风吹过，极静，每分每秒万物都在挪移。云层由浓转淡，如兑水的墨汁，慢慢晕开，最后在山的边缘处消失不见。等到天光大亮，山变回苍翠的绿色，云便会被吸回天上，高高远远，又是一副不可企及的样子了。

与其说我格外珍惜世界尚未苏醒的短暂光阴，不如说我留恋天地的气象。原先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

巴 尼 奥 斯 神 仙 过 境

图、文 镜子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B A N I O S

1 巴尼奥斯街景 2 下午的黄房子 3 清晨的山 4 半山腰的早餐 5 傍晚俯瞰城池



4

到巴尼奥斯，为的是到山里玩极限运动。后来在雨天玩过速降，又骑车到山里看过瀑布彩虹，我突然就对这样的项目失去了兴趣。反而开始关注巴尼奥斯的日常生活。它在一本旅游书中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既然是居所，那它的妙处一定不是新鲜刺激

的游戏，而是住本身。就如晨间缭绕的云雾，在别处也不是不能见到，只是跋山涉水所见与日常所见还是不同的——前者更像是把云雾当成了景观，后者则是把云雾纳入了稳定生活。

某一天徒步时，我遇到了一个孤坐在坡



5



上的黄房子。见有“Café”字样，我推门而入。地上有光斑在移动，一个不满一岁的小孩正趴在地板上。女主人应声而出，不施粉黛、衣着朴素。她推荐我喝薄荷蜂蜜茶，因为薄荷是自家院子种的，蜂蜜是问农人买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当地十分罕见。闲聊之下，我才知道她是从瑞士搬来的。

我在露台上坐下，目之所及是连绵的山和像积木一样渺小的房屋。树上结了青色的果子，绣球花长成了蓝色和粉色，柔嫩欲滴。倒不是全然的静谧。小城四面环山，声响碰了壁，漂浮在街道上方。这种若即若离，恰恰是我最喜欢的氛围，一面贴着市井，一面又空空悬置着喧哗。

“山上很清静，就是不太方便。”女主人给我添了一次水。她告诉我这里也有客房。我当即决定搬来。山下旅馆宽厚，同

意我提前退房，并允许我寄存行李。

我背小包上山，小路蜿蜒，路灯昏暗，幸好当晚天清月明，月光照在脚边，柔得像水。我再次推门而入。男主人已经回家了。他们正在做饭。我去房间放行李，穿过院子时看见两只毛茸茸的兔子正在木栅栏里蹦蹦跳跳。夜里降了温，山峦黑色的脊背显得格外冷峻。圆月爬过了树梢，孤零零地悬在天空之上。有几丝游云，如工笔画里缭绕在仙女身边的练带。

日月还是那个日月，一日三餐还是那个一

日三餐，可又仿佛是神话兑了现，玉兔下了凡，一切都不是真的。我恍惚起来，生怕这个黄房子第二天就会凭空消失。我在院子里站了会儿，很快又想通了。在神仙居住的地方，一所房子凭空消失，难道不是更妙的事情吗？



巴尼奥斯山里常见的瀑布彩虹

大国小鲜

治大国如烹小鲜

国潮文化T

预售时间

7月9日 -- 7月16日

预售价格

¥99

送同款帆布袋



扫码立购



SOUTHERN
WEEKLY



马丁·伊登 马背上的水手

文 周大宝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杰克·伦敦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马丁·伊登》曾被数次搬上银幕，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由意大利导演皮耶特罗·马切罗执导的同名电影。影片抹去了原著中美国梦的升腾与破灭，将故事背景从19世纪的奥克兰挪移到20世纪的那不勒斯，而对具体历史语境的模糊性处理，也愈加鲜明地抽象出了一个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的悲剧性内核——一名理想主义者的抗争与毁灭。

影片的前半程是一部昂扬的个人奋斗史。马丁·伊登是那不勒斯的一名水手，他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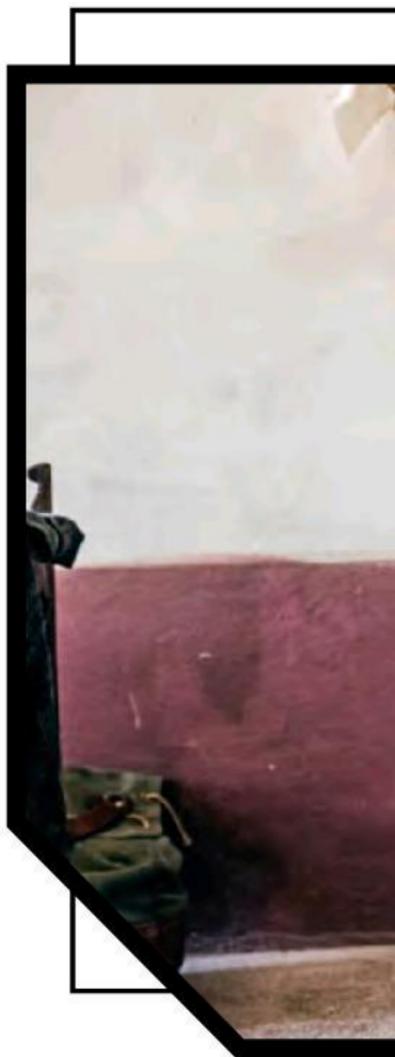
了出身上流社会的青年阿图罗，并被后者带至家中答谢。在阿图罗家的书房里，健硕、野性的“自然之子”马丁·伊登进入了一个由书本、油画、雕塑、地球仪等物象构成的“文明世界”，他与阿图罗的姐姐伊莲娜的相逢仿若两个世界的相遇，而后者的高贵与优雅完全将他征服。对伊莲娜的仰慕激发了马丁对美和知识的渴求，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写作，在漂泊的生活状态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一面汲取底层经验，一面完成自我教育。

在航船上、工厂中，以及幽暗得只见月光的小屋，能望见远山、草场与牛羊的农舍，马丁体会着生活的火热与创作的激情。对观众而言，影片油画般的质感是一场赏心悦目的视听盛宴，令人频频回想起另一位以影像古典美著称的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与此同时，皮耶特罗·马切罗也巧妙地在片中穿插了默片式的影像资料，它们是历史、记忆、也是潜意识的具象化，如那不勒斯的海雾一般朦胧。

马丁和伊莲娜悄然展开了一段含蓄的爱情。他自称是伊莲娜“远方的门生”，在书信中向她汇报着自己“向知识王国迈进的历程”并寄去习作。但爱情的美好并不长久，马丁的自我意识和作家自觉渐渐生长，两人之间的阶级与观念差异也不可避免地浮现：伊莲娜认为马丁的作品“太现实，有太多死亡和痛苦”，而马丁则认为伊莲娜诉求的欢愉和希望只是一剂毒药；伊莲娜将马丁的写作视为他获取成功的手段和两人成婚的资本，但对于马丁来说，写作本身就是目的。

他曾壮志满怀地要为爱情而奋斗，以为自己的激情全然是因为伊莲娜的缘故，而非潜伏着的才华的自然倾泄。但事实上，伊莲娜并不是能够欣赏和理解他灵魂的缪斯，她或许被他鲜活的经历、蓬勃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男性魅力吸引，但她的心智却始终在抵制他的热望与独立，并企图将他纳入自己所在阶级的沟槽。因此，一旦她功利地计算出他或许无法提供自己所需的安妥，爱情便立即像雾气一样散去。

令人不安的裂缝在影片进入后半程时变得愈加狰狞。与此前马丁进入书房相对应，伊莲娜也被马丁拉进了一个她所陌生的空间——底层街区，



那里破败、肮脏，充斥着妓女、皮条客、穷人与醉汉。在后来的一次家庭聚会中，马丁对伊莲娜引荐的“成功典范”嗤之以鼻，更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包括伊莲娜父亲在内的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虚伪，促使伊莲娜进一步与他决裂。

尽管失落了爱情，马丁·伊登却鬼使神差地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在一次罢工集会中，马丁被媒体当成是狂热的社会党人大肆宣扬，他的作品也因此声名鹊起。而讽刺的是，尽管同情社会主义，但马丁本人却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信徒，他不无悲观地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道德原则无法战胜“社会永远是一批人统治另一批人”的自然法则，即便建立了新的社会，最强壮的个体仍会成为新的主人。

影片给了众声喧哗的政治理念一方展示和驳诘的舞台。在短短两小时的篇幅中，对各种政治观点的呈现虽只是浮光掠影，却也能从中一窥马丁·伊登的矛盾与迷茫：一方面，他认可强者，自陈“这间屋子里，只有我一

个人主义者。我对国家什么指望也没有。我只指望那个强者，那个马背上的人，前来把国家从一事无成的腐败状态里拯救出来。”但另一方面，底层出身的经历又让他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抱有同情，使得他无法成为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因为那意味着对他人的倾轧与奴役。

但无论如何，“被误解”终究带来了巨大的名利，马丁·伊登成了一个被追捧的符号。他的事业越是向上飞升，灵魂就越是坠入深渊。在一次签售会上，他说：“我的作品从前无人问津，而如今风靡一时，它们从未变过，我向你们保证。作品早就完成了，那些从前对它们不屑一顾的人，如今对我趋之若鹜。”真实的作家马丁·伊登并不存在，“他只是你们臆想的产物，他其实不过是个小流氓，一个水手，他并非传奇。”

随着影片的推进，马丁·伊登曾经追求和信奉的一切都在走向崩溃——高雅的上流社会是庸俗的，名与利是虚妄的，群体是乌合之众，政治是利益的幌子，而爱情也只不过是建构的幻象。登上峰顶的人，却发现自己被放逐到精神的荒原，他疲惫、颓丧、苍白、自我厌弃，如同被蛀空的树干。伊莲娜的投怀送抱成了压垮马丁·伊登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咆哮着让伊莲娜滚出自己的房间，而后虚弱地倚在窗台目送她离去，就在那时，他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那时他穷困潦倒，却精神富足、充满生机。

马丁·伊登最终归于茫茫大海。他的一生就像是杰克·伦敦生前为自传起好的名字：“马背上的水手”——既是四处漂泊、经历风浪的普通劳动者，也是高跨在马背之上、与世界抗衡的强者，而这两种身份的叠加，又似乎形成了一种不得其所的冲突。在原著中，杰克·伦敦以美国诗人奈哈特的短诗《让我度此一生》开篇，作为对马丁·伊登短促生命的献词：“让我在热血沸腾中度此一生 / 让我在梦想家的醇酒中醉沉 / 莫让我眼见这副泥塑的肉身 / 终于以空虚的躯壳毁于泥尘。”

在绝美的夕阳下，清冷而凛冽的波涛涌向海岸，马丁·伊登逐渐消失不见，仿若里尔克《沉重的时刻》中的意境：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无缘无故地哭、笑、行走、死去，哭我，笑我，望着我，走向我。这是他最后的反抗，也是最后的自由。





新“天堂” 还是消费主义的 炼狱？

文 陈晓书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人们死后会去哪里？美国科幻剧《上载新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选项：2033年，人们在濒死之时有了两个选项，可以顺应自然死亡，从而进入宗教所说的天堂；也可以选择将自己的一切上载到云端，入住到一个电子编码的新“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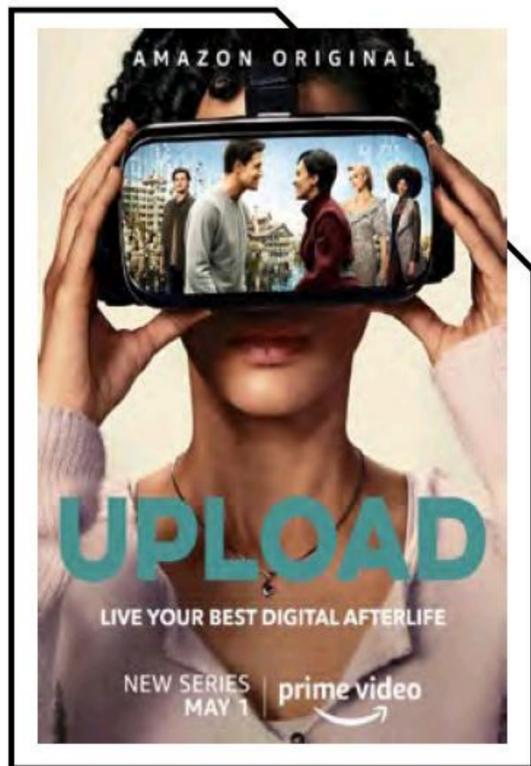
自新一代推销者给商品赋予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各种符号以来，人们便不再容易抵抗消费的诱惑：你要独立美丽，你要买口红；你要敬业端庄，你要买衣服鞋子；你要孝顺懂事，你要买更多东西——似乎只有去世，人们才能躲开这些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而剧中的新“天堂”则成了现实的延续，这



里依然充斥着刷屏广告弹窗，时常卡顿、需要系统升级。

欢迎来到新“天堂”，一个真正的消费主义炼狱。在科技公司打造出的虚拟现实系统“湖景酒店”里，通过程序员的编码，人们可以以自己生前的模样在“酒店”入住，可以一键换装，可以通过消费获得“玩家模式”中的超能力，可以通过按钮变换别墅的窗外风景，春花夏荷、秋实冬雪……“上载重生”后，人们甚至还拥有了专项对接的“天使”（现实世界中科技公司的程序员），已经去世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评星来左右这些还活着的程序员的收入。

为逝者入住“天堂”付费的人往往是他们生前的亲友。一位9岁的小男孩因坠崖去世后，家人让他入住“天堂”，父母每



天都能和他视频通话。十年后，小男孩的弟弟已经与女友一起参加毕业舞会，而他仍然是十年前去世时的小孩模样。主角内森去世后，由富二代女友英格丽支付费用，从而入住“天堂”，他与女友不仅可以视频通话（和异地恋似乎没什么区别），甚至还能通过特殊的触控服饰来模拟发生性行为。

在VR等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在，技术正在重新定义着现实，人们在为科技进步而振臂高呼的同时，也免不了担忧：比如我们与手机之间越来越严重的绑缚关系。美剧《上载新生》提供了一种展望，科技一旦进化到极致，便可以重塑我们的现实。在剧中，灵魂变得可视化——一个装载着数据库的大移动硬盘。去世的主角最后爱上了他的“天使”，“湖景酒店”的程序员诺拉——这算是对文学艺术作品中“跨越生死的爱情”的另一种实现。

人们常说，技术是对弱者的赋权。而现实中，往往是强者因掌控技术而更强，弱者则更弱。这部十集电视剧是科幻题材的爱情肥皂剧，但编剧们仍然提出了许多现实思考：上“天堂”是富人的权利，高产阶级去世后可入住高清可视的“湖景酒店”，中产阶级去世后只能入住低像素、经常卡顿的一般“天堂”，而穷人们只能自然死亡。

这部剧的第二季将在明年播出。相比悬疑、喜剧、爱情等其他电视剧类型，科幻剧的特殊之处在于能提供一种对未来之物的展望：可以在上世纪50年代想象出未来世界的电脑、手机，也可以如英剧《黑镜》那般提出对现实科技的警惕。在好的科幻剧中，我们甚至可以笃信一点：未来已经发生，只是尚未流行。



范蕴若

慧极必伤

文 梁文雪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四周静悄悄的，北海还在酣睡。”对大多数旁观者而言，如同太阳照常升起，北海依旧会在每个清晨从酣睡中醒来。但在围棋圈，“北海的早晨”却在一夜之间成了难以再见的故人。

7月2日晚，上海市围棋协会发布讣告称，当日下午1时许，著名围棋职业棋手范蕴若从家中坠楼，不幸身亡。

2017年第18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上，一度不温不火的范蕴若力擒韩国主帅朴延桓，为中国队提前夺冠立下奇功，一跃成为中国围棋界的新星、上海围棋的旗帜。只是如今，所有的意气风发，在24岁的年纪被永久封存。范蕴若生前在一个围棋对战平台上一直使用的名字，就是“北海的早晨”。

平台对战记录显示，范蕴若在6月30日晚间还下了9盘棋，其中四局是和好友柯洁对弈，他一胜三负，每一局耗时不过十几分钟。如今看来，似乎一切在那时就已经初见端倪。据媒体报道，在离世前，范蕴若精神不佳，已经五天五夜没能入睡，只是那时并没有太多人知道。7月2日，也就是范蕴若离世的当天凌晨，他还在另一平台与韩国棋手李昊承对弈两局。这成了他留在人间最后的棋谱。

在讣告中，上海围棋协会提及，范蕴若生前被查出抑郁症。他生命中隐秘的角落首次为外界所知——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在范蕴若不经常更新的个人微博上，最新动态停留在今年的1月7日，那是系统自动发出的生日祝福。在这条微博下，有网友留下这样的



范蕴若(1996-2020)
上海,棋手

话：很遗憾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也有网友伤感地说：能出来辟谣吗？

后知后觉的不只是旁观者，也有范蕴若身边的好友。同为围棋国手的连笑在社交媒体上如梦方醒般写道：如果能从莫名的文字中看出一点端倪，如果我们能回复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如果。

范蕴若去世后，好友柯洁发微博悼念：“跨过生死寒冬，记得多添置衣物……保重。”有人说这是脱胎于张学友的歌词：“北风开始急促，紧记多加添衣服……”因为同一首歌里还有这样一句：“千里可一刻飞纵。”足

见柯洁对好友的情谊。

范蕴若的去世在震惊中国围棋界的同时，也让时隐时现的“体坛之殇”展露在世人面前。2009年，德国国门恩科因抑郁症卧轨自杀，时年32岁。在那之后，抑郁症不再是体育界不能言说的秘密。研究认为运动可以缓解抑郁症状，但在职业体育领域，事实可能是相反的。在一些国家，职业运动员的自杀率甚至高于常人。在日本古典围棋时代，棋士下棋犹如比武，“泣血的名局”“献身的争棋”，哪里是名局，分明是命局。吴清源曾在自传中回忆，历经数十番大战，对自己而言犹如悬崖上的决斗……

职业体育的赛场外，镁光灯照射不到的地方，阴影一直存在，过早陨落的范蕴若，又将人们的目光引向那些角落。在各自的赛场上，他们是粉丝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而回归生活，他们也只是肉眼凡胎，有着人类共有的脆弱。



洞 察 逻 辑 之 美



发 现 思 想 之 真

南方周末
评论写作

实 战 课

怎样表达一个观点？

逻辑训练 × 说服心法 × 写作技法 × 作业批改

7位一线
评论员、作家

10多年
评论写作
经验



秦朔

原《南风窗》总编辑
原《第一财经日报》
创刊总编辑

李海华

《南方都市报》
评论部主任
南都新闻奖金获得者

余宗明

《新京报》评论部副主编
《新京报》年度评论写作
金奖获得者

沈彬

澎湃新闻首席评论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业界导师

2020
7/14
正式开课

叶檀

知名财经评论家、作家
“叶檀财经”创始人

陈斌

《南方周末》
评论部副主任

徐迅雷

《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
第18届中国新闻奖获得者

拆解 50+ 评论经典案例
传授 70+ 个说服技巧
帮你系统构建观点表达的
「心法」和「技法」



即刻加入学习